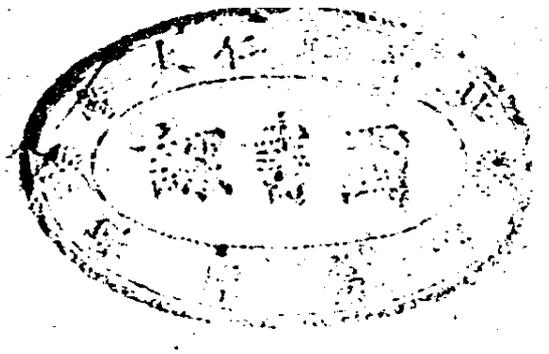


告
明
切
要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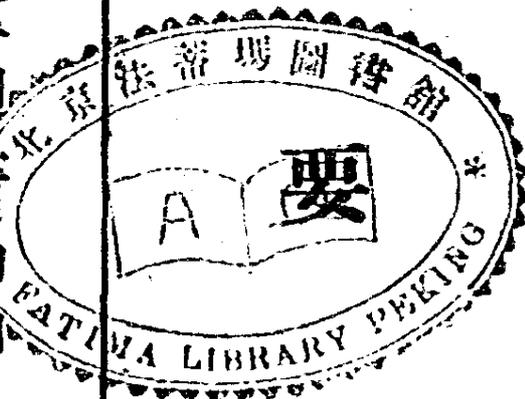
第六次出版

告
明
切

此書由輔大 移來

現由本圖書館負責保管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局印



Auctor: P. J. Hesser SVD.

Nihil obstat

P. P. Roeser SVD.
Libr. Censor.

Imprimi potest

P. J. Düster SVD.
Vices gerens Sup. reg.

Imprimatur

Yenchowfu, 12 Maji 193.

† A. Henninghaus
Vic. Apost. de Yenchowfu

小引

我寫了告明切要這本小書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是要提醒那先瞞過大罪的人，
快辦妥當神工。第二個意思是要警醒那
先沒有瞞過大罪的人，一輩子不要上魔鬼
的當常告清白罪
這本小書分三卷 上卷講冒辦過神工的
行實

中卷不大講行實。不過是用一些好道理勸

人不要瞞大罪

下卷講神父不露神工的道理。又講八個行實證明神父們不怕受苦且不怕死也不露神工

寫的這些行實都是有憑有據的。你看完這本書可以傳給別人看好
我求天主聖神降福這本小書好提醒人常辦妥當神工

赫司鐸著

告明切要上卷目錄

- | | | |
|------|-------------------|-----|
| 第一章 | 惡神引誘人冒辦神工 | 見一張 |
| 第二章 | 冒辦神工的罪能叫人失望 | 見一張 |
| 第三章 | 瞞下大罪不得平安 | 見二張 |
| 第四章 | 聖母相幫人辦妥當總神工 | 見四張 |
| 第五章 | 一個人冒辦了二十年的神工 | 見四張 |
| 第六章 | 因偷幾個錢一輩子冒辦神工 | 見五張 |
| 第七章 | 一個人冒辦了三十年的神工 | 見六張 |
| 第八章 | 一個冒辦神工的人不肯聽善言 | 見七張 |
| 第九章 | 聖魏增爵救一個冒辦神工的人 | 見八張 |
| 第十章 | 有一個十八次冒辦過神工的人臨死回頭 | 見九張 |
| 第十一章 | 生前不告明臨死難告妥 | 見十張 |

第十二章 冒辦神工的罪硬人心

見十張

第十三章 一個冒辦神工的人臨死還不回頭

見十一張

第十四章 小加祿冒辦神工三年的工夫

見十三張

第十五章 講亞多福的行實

見十五張

第十六章 一隻黑手抓住辦神工人的脖子

見二十張

第十七章 講裴辣吉有的行實

見二十張

第十八章 聖安多尼奴講冒辦神工的行實

見二十二張

第十九章 講加大利納的行實

見二十三張

第二十章 人冒辦神工大概是爲那一條罪呢

見二十五張

第二十一章 冒辦神工的人若真心回頭還能得赦見二十六張

第二十二章 聖婦安日辣在先冒辦過神工

見二十七張

告明切要中卷目錄

第一章 冒辦神工的罪非同小可

見三十張

第二章 人不肯告明真是糊塗

見三十二張

第三章 被火燒也脫不了告

見三十七張

第四章 辦妥當神工的本分不可往後推

見四十張

第五章 告罪不可害羞

見四十三張

第六章 怎麼算告不明呢

見四十七張

告明切要下卷目錄

第一章 某神父寧死也不露神工

見四十九張

第二章 耶穌教中人粧神父

見四十九張

第三章 莫神父不露神工

見五十張

第四章 葛神父因爲不肯露罪充軍

見五十一張

第五章

馬神父致命

見五十一張

第六章

杜神父被充軍

見五十三張

第七章

講聖若望內坡慕的行實

見五十六張

第八章

講路神父的行實

見六十張

上卷 講冒辦神工的行實

●第一章

惡神引誘人冒辦神工

書

聖安多尼說，教友你該知道魔鬼願意入人心，有好幾個門路可以進去。要把他趕出去，光有一個門路，就是用口告清白罪。

魔鬼狠知道這，所以他一到了人心裡，不做別的，光想法子怎麼能閉上人的嘴，叫他成啞吧。辦神工的時候不告罪，這樣魔鬼住在人心裡的時候，誰也趕不出他去。

●第二章

冒辦神工的罪能叫人失望

在某堂口裡有一位神父，給教友們避靜，講萬民四末的道理。講完了論地獄的那一篇道理，就有一個年幼人，上神父那裡去說：「神父，我也願意辦個總神工。我犯的罪很多很大。」神父問他說：「你的罪你從前也都告妥當了沒有？」

他說沒有告妥當。我犯過六誡很多。從前我不想回頭，不願意辦妥當。神工是因爲我知道我不能改這個罪，也就起失望的意思。我自己常向我自己說，你犯的那麼一些罪，又改不了，你還能救靈魂麼？

神父，我一起這個意思，就想着我準該下地獄，辦神工好做什麼。人家去辦神工，我也去了，告了幾個小罪算完了。六誡的大罪，我總沒有告過一個。人家不辦神工，我也不辦。我辦神工，光是爲面子。因爲我知道準我該下地獄，也就沒有勉強改罪。我又想着，多犯幾個罪也不要緊。却也常不平安，心裡很難受。神父講了論地獄的道理，我覺着很害怕。我來問神父，我該怎麼樣？

神父就給他講了犯大罪的害處，又講論天主無限量的仁慈，說不拘那一個罪人，若是真心回頭，準能得罪之赦。就是他犯過天大的罪，還能得饒赦，總不該失望。失望的罪算滅天主的仁慈，比行邪淫的罪還

大

他聽說這些話就有了個盼望。神父安慰他叫他依靠天主，多念經，好好的預備辦妥當總神工。他都答應了。

到了晚晌他果然辦了總神工。辦完了喜的吊淚。神父又安慰他，提醒他改毛病，又囑咐他改罪的法子。神父走了，從那以後再沒有見他。

●第三章

瞞下大罪不得平安

在荷蘭國安德位城裡有個體面人，在年幼的時候犯過大罪，心裡覺着很不舒坦，就是不敢告。

有一天他聽見神父講道理說：論告罪光該告想起來的那些大罪。至論想不起來的大罪，並沒有本分告。

他聽講這個道理很覺入意，就勉強自己忘下那個大罪。爲此他享了各樣安逸快樂，吃好飯，嗑好酒，聽各樣戲，罪上加罪，都是爲用新罪，遮

蓋舊罪好像把他扔到一個罪海裡淹死一樣。他雖然用這些法子到底沒有忘下從前犯的那個大罪。

這個法子不中，他就使別的法子，離家上遠處去，常走路，漂洋過海，爬山過嶺，山南海北的地方他都去過。他這樣盼望着在世俗熱鬧場中忘下從前的大罪。那料想雖然用了這些法子，都是白用的。他終究忘不了從前的大罪。

他回家用了別的法子，就是一心念書，盼望着這樣就不想從前的大罪了。究其實這個法子也不中用。他多咱看書，多咱就如同他的太罪是在書上寫的一樣。雖然用過各樣得平安的法子，到底總忘不了從前的大罪。

到了這個地步上，他更害怕。一面忘不了從前的大罪，又不知道再用什麼法子好忘下。一面胆小，不敢告。

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聽見神父在堂裡講道理說行哀矜的善功遮蓋着罪過。救人不死。他聽神父講這個道理。覺着用了這個法子。就不用在告那個難告的大罪了。果然他也多念經常守齋。把家業賣了。周濟窮人。看顧病人。到底這個法子也是自用的。終究忘不了從前的大罪。得不了心裡的平安。他雖然有錢財。有勢力。學文。都不能快樂他的心。你這個苦人。我狠可憐你。爲救你。單剩一個法子。就是辦個妥當總神工。這個法子。你就不肯用。難道你妄想天主定了告罪的本分。單是爲別人定的。不是爲你自己定的麼。

那體面人把各樣得平安的法子。都使盡了。還是不得平安。得平安的眞法子。他不肯用。到末了。心裡的憂悶。他受不住了。就起不想活的念頭。拿定了主意。就套上車。上他的莊田裡去。在那裡要用鎗打死自己。他正在路上走的時候。遇見一位步下走的神父。遂就請神父上車。神

父隨請上了車。看見體面人的模樣發顯很難受的樣子。就說人無論有什麼難處。爲得真平安頂好的法子就是告解。神父也就把他從小犯過的大罪。一個一個的都問出來。說。這個罪你也告過麼。他答應說。告過。到末了。神父也把他不敢告的那個大罪問到了。說。這個罪你也告過麼。他答應說。就是這個罪不教我得平安。這個罪我沒有告過一次。

神父說。你從前狠不願意告清白。如今算告清白了。這就跪下發痛悔罷。我就給你赦罪。那個人這樣就辦了。狠妥當的總神工。發真心痛悔。得了罪之赦。果然也得了真平安。失望自殺的念頭一時也都散沒了。他回了家。狠感謝天主。

體面人哪。我問你。你既然早知道。爲得靈魂的平安獨一無二的法子。就是告明。又知道非告明。靈魂萬不能救。你爲什麼好幾年的工夫罪。

上加罪，用這個萬無一失的法子用的那麼晚呢。早用了不更好麼？聖基所說，人若好幾次冒辦神工，心裡真懷着一個活監牢獄，且懷着一個地獄。

●第四章 聖母相幫人辦妥當總神工

從前有個正經老寔莊稼人，他犯了一個大罪。犯罪後知道不好，願意回頭告罪，就是因為久了沒有犯過這樣的罪，覺着真沒有臉告。因此憂悶難受，好像心裡存着個小地獄的一樣。因為不肯告這個罪，他難受的，想活着不勝死了好，就願意投河淹死。

到了河邊上，又小胆，不敢投河，怕死後下地獄，就苦求天主寬免，不用告那個罪。他後來為得靈魂的平安去拜好幾座聖母堂，多念經，多行苦功，却都是白行的。

有一天天主多提醒他，去辦妥當神工。他就清早起來進堂，走到神工

架子那裡，又害起怕來。不敢辦神工，就出了堂。

隔不多時候，又拿定了主意。反正的見上堂裡去告罪。豈不知又害怕，還是不敢告。這一回主意拿的狠結實，寧死也不告那個大罪。他出堂以前，跪在聖母祭台前，把自己全全託給聖母說：聖母，我真是大罪人，稱不起你的兒子了。他又苦求聖母，不要離開他。

聖母既然爲罪人之託，不能棄捨一個真心願意回頭的罪人，也沒有棄捨他。聖母果然加了他的胆氣，教他敢告那個罪。他就起來，到了神父跟前，把那從前說不出來的罪，這一回可說出來了。告完了罪，覺着狠輕快，如同從他肩膀上拿下一座高山來了一般。

教友，你若有一條難告的罪，多求聖母相帮你老寔告罪好。

●第五章 一個人冒辦了一二十年的神工

有一位神父說，某監牢獄裡有一個三十四歲的罪人，因爲官定了他

的死罪，我就上他那裡去，要修理他的靈魂。我一見他面黃肌瘦，就知道不但他的肉身衰敗了，連靈魂准也有大病。我問他說：你頭一次領聖體有幾年了？那一回領的妥當不妥當？

他嘆惜着說：我十四歲上頭一次領的聖體。辦神工的時候，我把那極污穢的大罪瞞下沒敢告。後來犯了罪，比在先還大還多。

神父接着說：你這如今就頭一次辦個妥當神工，頭一次妥當領聖體罷。他聽我說這些話，動了心，親我的手，眼流淚，滴在我手上。他領完了聖事，就被劊子手殺了。

●第六章 因偷幾個錢，一輩子冒辦神工

有個年輕的人，在遠處纔學會了手藝，來家得病十分重，知道不能活了，就向他妹妹說：他從頭一次領聖體常常的冒辦神工，冒領聖體。他小的時候，他娘給了他幾個錢，叫他去賣一隻蠟燭。他用錢買了東

西吃沒有買蠟。來家說瞎話給他母親聽，哄了他

他預備頭一次領聖體，辦總神工的時候沒有敢告那個罪。偷幾個錢又說瞎話哄他母親，本來不過是小罪，故意的不告神工不是不妥當。到底他錯認了這個小罪是大罪，覺着寔在沒法告，故意的不告上，也就犯了冒辦神工的大罪。這樣頭一次冒領聖體，後來也不敢告清白。魔鬼哄了他，敗壞他一輩子的善功。

你看這個人，在神工裡頭沒有敢向神父說他的罪。臨死倒敢向他的妹妹說，並不覺害羞了。教友們，我對你們說，魔鬼也哄過厄娃。他是個詭計多端的惡神。他的詭計平常的教友輕易破不開也，看不透。到底神父看透比你們容易多了。所以你們聽神父的話，就犯不了冒辦神工的罪。

●第七章 一個人冒辦了三十年的神工

有一位耶穌會戴神父，他在南美國圖七月城裡下會。耶穌受難的那一天，神父正在聖堂裡的時候，有一個飢黃面瘦的體面人，走到神父跟前，渾身打顫顫，雙眼吊淚說：

我有一樁事，得告訴神父。我是大罪人。頭三十年以前我犯過一個大罪，辦神工的時候常不告。都是小胆不敢說。我也知道這樣辦神工，不但沒有好處，反有害處。我辦的神工也很少。常躲躲神父們，耻笑他們，不喜歡聽他們的道理。除了犯罪以外，我還行了一樣善功，就是有時候我念了幾段恭敬聖母的經。我早就拿定了主意，今天不進堂。

今黑夜我見了幾個我不認得的人，來到我跟前，使勁拉我上耶穌會修道院裡去。神父也知道，我狠煩惡這座修道院裡的神父們。那些人拉着我到耶穌會修道院前邊去，我就看見吾主耶穌坐在那裡，過我的堂。

在耶穌旁邊有聖母瑪利亞。還有給我開過工的那些神父們。在他們裡頭也有戴神父。

待了一會的工夫，魔鬼也來了，把我的罪守着吾主耶穌及聖母都數說了一遍。我聽魔鬼說這些話，知道他說的都是寔話，我真犯過那些罪。另外的常犯冒辦神工的大罪。我沒法子和魔鬼爭爭，狠害怕，就苦求聖母說：

聖母瑪利亞，你是罪人之託，求你救我罷。我雖然淨罪沒有什麼善功，到底爲恭敬你，我也念過玫瑰經，也念過別的經。聖母你不救我，誰能救我呢？你不可憐我，我該求誰？可憐呢？

我這樣求聖母，聖母就動了慈心向我說：你若許給我在戴神父手裡辦妥當神工，真心事奉我的聖子耶穌，恭敬我，尊敬一總的神父們，勤領聖事，我就救你不下地獄。我答應說：聖母瑪利亞，我滿心許給你。

我一許給聖母回頭辦妥當神工就不見吾主耶穌及聖母了。光剩魔鬼自己。魔鬼知道我的意思，就來到我跟前，向我說，你還辦神工做什麼。再辦神工不算多難爲你麼。你怕什麼。你不用害怕。你寬寬你的心。罷神父們講道理光是叫你多難受。不叫你得一點安逸快樂。你別信他們的話。

魔鬼向我說的這樣話，光是侮弄我的話，我也知道，也不信他的話快起來了。這就來到神父跟前，求神父可憐我。

他說完了這些話，跪在神父跟前哭他的罪，辦了妥當總神工。神父見他發的痛悔這樣大，神父自己狠動心，狠喜歡他。這個罪人從那以後全回了頭。這是一千六百十九年的事。

●第八章 一個冒辦神工的人不肯聽善言

在法國有一個狠有德行的修女，聖名叫德肋撒。他爲救那些犯過

大罪的年輕的女人修了一座大院。院中有一個回頭改過的女人。神父看着他真心改過了，就許他頭一次領聖體。

他領完了聖體，沒過大些時候，他得了重病。德肋撒常在病人身邊不住的安慰他說：「神父快來赦你的罪。」病人答應說：「我從前的罪都還沒有赦。我有一個大罪，因為害怕的緣故沒有敢告。」

德肋撒聽他說這話，很害怕，多勸他告明，就請了外邊的一位神父來給他開工。不敢再請本堂神父，怕病人還是不願意在本堂神父手裡告明。外邊的神父果然來到了。他辦完了神工，德肋撒又去安慰他說：「如今你可能放心。病人說，還是不能放心，我又瞞下大罪了。」

德肋撒再三再四的苦勸他辦妥當神工。病人滿口許了說：「下次准要辦狼妥當的神工。」德肋撒又請神父給他開工。他又沒有辦妥當。這樣冒辦了神工一連四五次。臨死的時候大聲喊叫，說些失望的話，說自

已從前瞞過大罪說罷斷氣死了

教友呀。天主定了告罪的規矩。所以人不能寬免自己。不告。光有一個大罪。或是一個當告的光景。特意的不告。靈魂萬不得救。

●第九章 聖魏增爵救一個冒辦過神工的人

從前在法國有一個六十歲的做活的得了重病。他的主人就去請聖魏增爵神父來給他送臨終聖事。聖人待病人很柔和良善。也勸他辦總神工。病人隨着神父的話。果然辦了總神工。

辦總神工可是爲他狠要緊。他親自說。他從前辦的神工都不妥當。從前害怕不敢告明。他辦神工以後還活了三天就死了。那三天的工夫他守着許多人明說。他從前瞞過的是什麼罪。

他的主人去看他。他就說。主人。差一点我下了地獄。我有幾個大罪。從前都沒有敢告。如今虧了神父相幫我。問我給我壯了胆氣。我就都敢

說了。如今心裡很平安。所以我得感謝神父的大恩，也得感謝主人。如今我不怕死了。

他主人是個很熱心的教友。他聽見病人說這些話，嚇了一跳向魏增爵神父說。神父我聽他說這些話，我驚訝的了不得。這個人外面很好，沒有不聽命，沒有犯規矩的時候。他是我做活的人頂好的一個。你想他的神工從前都不妥當。論別的不大聽命，不大守規矩的人。他們還能辦妥當神工麼。神父我怕他們的神工也都不妥當。下地獄的人可有多少呢。可用什麼法子救他們呢。

聖魏增爵神父答應說，你說的不差。有很多的人因為害羞的緣故不敢告清白罪。所以他們常有下地獄的危險。

教友呀，你如今知道辦總神工有多麼大的好處。

●第十章

有一個十八次冒辦過神工的人

臨死回頭

在西國有個姑娘，聖名加大利納。他受了耶穌的五傷，不用飲食，單靠着領聖體養活性命。他在降生後一千八百二十四年間，八月二十二日說過

我昨天晚晌念經的時候，思想犯邪淫的人，就狠可憐他們，因為他們犯狠大的罪，又因為他們狠糊塗，不敢告這個罪。我為他們求天主的時候，看見一個死過的婦道人來到我跟前，求我為他的閨女多念經。因為他閨女快死，到底辦神工有十八次，瞞下過大罪了。

那死了的婦人說完了這話，天神就領着我上一個病寡婦住的房屋裡去。我進去的時候，遇見神父出來，給病人送完了臨終聖事。我一到了他跟前，就看出他一輩子犯過的罪來。他外面不錯，背地裡却犯過

一些的大罪。因爲他沒有敢告這些大罪，就多行哀矜，是盼望天主看他的哀矜赦他的罪。他本是富家出身。

神父纔一走了，就來了一些婦道們，圍着病人安慰他，把他在床上扶起來。病人冷笑着對他們說：「這個罪我也沒有給神父說，那個罪也沒有說。」

衆人聽這話，都笑了。過了一會的工夫，他們都退回去，讓病人睡覺。我的護守天神，這就叫我上病人跟前，勸他告罪。我到了他的床前，利利害害的勸他向他說：「你冒辦過十八次神工了，你快到天主台前去，同天主算賬。這是你都知道的，還敢嘻笑麼？」

我就把他一輩子犯過的大罪都給他數說了一遍。他聽我說這些話，慢慢的動了心。又叫別人再請神父去。他嚇的出汗，人家不願意再請神父，說神父纔走了，爲什麼再囉唆他呢。病人不住的求，伺候他的人。

不得已纔請神父去。神父一來，病人就把他的大罪都告清白了。以後
平平安安的死了。

●第十一章 生前不告明臨死難告妥

在巴國有個婦人得了病。他到了臨終，有人給他請神父。神父知道
他從前不甚熱心，就不敢耽誤工夫，怕來不及，趕緊的走到他家，給他
送臨終聖事。

病人領完了聖事，神父就走了。纔到了庄外，病人使大聲說：我還有一
個大罪，二十年的工夫辦神工總沒有敢告。如今又沒有敢告。我若不
告這個罪死了，脫不了下地獄。您去快請神父回來罷。我得再辦神工。
病人的孩子就去赶上神父，高聲喊叫說：請神父回來罷。我的母親狠
盼望神父再來。

神父立刻就回去。走到了病人住的屋裡，剛過了門檻子，病人使大聲

喊叫說，晚了。說罷這話，咽氣死了。

旁人向神父說，神父纔一出去，病人說他還有一大罪，二十年的工夫辦神工總沒有敢告。如今又沒有敢告。他若不告這個罪死了，脫不下地獄。這是第一千八百五十年上的事。

●第十二章 冒辦神工的罪硬人心

在比利時國蘇尼城裡有一個婦人，外面真像個聖女一樣。他小的时候犯過一個大罪，總沒有敢告。他後來得病的時候，他的妹妹伺候他。有一天病人十分害怕，大聲喊叫說，可憐可憐，我下地獄了。

他妹妹說，姐姐你說胡話，你是做夢，你醒來求天主罷。

病人答應說，我不是做夢，我也不是說胡話。我親自見了魔鬼在地獄裡給我預備的地方。

他妹妹聽他說這些話，快去請神父。神父到了病人屋裡，問他說，你的

病怎麼樣。病人答應說我下了地獄了。我有一個不好的大罪辦神工的時候總沒有敢告

說完這話他就把那個大罪守着衆人說出來。神父向他說你快辦神工。告這個罪我就給你赦了。病人答應說我下了地獄了。

神父說你還活着還能辦神工。你快告罪罷。你也就下不了地獄。病人答應說我狠知道。我若誠心求天主赦我的罪。天主准給我赦了。到底我不願意求。我辜負了天主的恩典太多。

神父三天三夜不離病人跟前。不斷的苦勸他。辦妥當神工。到底勸不動他。到末了病人把自己交給魔鬼。背了天主。就說我願意沒有領過洗纔好。說完這話咽氣死了。

教友們生前不告明。到了臨死也難保告妥當。

●第十三章

一個冒辦神工的人臨死還不回頭

某教友說，有一位神父，教友們沒有不喜歡他的。我認識他的時候，神父還不算有年紀，頭髮却都白了。他講道理，狠能動人心。那也有個緣故。有一次這位神父在堂裡講道理的時候，對教友們說：

諸位教友們，你們看見我的頭髮，狠白。我聖神父的時候，頭髮黧黑。一下鐘的工夫，把黑頭髮變成白的了。就是有一主日晚晌，聖體降福以後，我在聖母像前跪着念玫瑰經。忽然來人敲門，說有病人病的，狠利害，願意領聖事。請神父快去。

我立時就起身，上病人住的屋裡去。見他還明白，就給他送臨終聖事。送完了聖事，我就安慰他，再囑咐他幾句道理。看他那個光景，我疑惑他還有什麼心事，也就問他說：你還有別的不放心的事情沒有？他說：

沒有了。我就降福他走了。

我回了堂接着往下念玫瑰經，不斷想那個病人，求聖母相幫他得善終。我念完了經，睡覺去了。心裡想着第二天再去看着他。睡覺睡的不安寧。

到了半夜裡，我聽見大門的鈴鐺响的很利害，把我驚醒了。待了一會的工夫，看門的來了，喊我快起來，再去看昨天領了聖事的那個病人。我就快去了。在路上走的時候，來請我的那個人向我說，他的父親那個樣正像個失望的人一樣。有人同他念經，或給他洒聖水，都不中用。我聽他說這些話，心裡很怕他的靈魂不妥當。我又拿着念珠，再為病人念玫瑰經，求聖母可憐他救他。

我走到病人住的宅子那裡，聽見他發一個可憐的聲音。我就進了屋子。纔一進去，嚇的不能往前走了。那一會的工夫，我所見的所聽的，

真是沒法說。我如今一回想那個光景，還是嚇的心裡撲騰的跳，我見了那個貌像利害的狠，沒法說也沒法想，真醜陋難看。我聽了病人出的那些聲音，瞎如今雖然過了二十年，那個話的响聲還是在我的耳朵裡存着。我活到世界窮盡也忘不了。我渾身的血都往心口裡去了。我在屋裡站着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往後退。一肢一體也不能動彈，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病人又發一個震天動地的大聲喊叫說：嗚，哎，走，走，走，我下了地獄了。我聽見這些話更害怕，上他床跟前，去要相幫他。

他一見了我，就如同瘋了一樣，起來坐在床上，把自己的臉挖破了，喊叫說：瞎，你呀，你是神父，我辦的神工，從小都是冒辦的。我領的聖體，從小都是冒領的。走罷，晚了，不行了。

這幾句是他末了說的話。說完了他躺下死了。他臉面真不像個樣。我

回堂，眼流淚，念玫瑰經三四遍。睡覺睡不着了。到了第二早晨，我的頭髮白了。我覺着這一夜的工夫添了十歲的年紀。

●第十四章 小加祿冒辦神工三年的工夫

有一個十六歲的學生聖名加祿，脾氣不均匀，好任意辦事，心中常憂悶，眉頭不展。他真喜歡的時候少。他的上司見他這個情形，狠掛心。他怕他的靈魂不安當。因為他勤領聖事，同窗們都相重他，老師也就不問他，他為什麼不喜歡。

到了大瞻禮，學生們都領了聖體。瞻禮那一晚，响學生們散心，更加歡喜。老師們談論學生們領聖體這是多麼大的福氣。

忽然有人敲門，請我上門房裡去。天已經大黑了。我到了門房裡，見有一個我不大認識的幼年人。我問他說：你是誰呀？他說：我是加祿。我又問說：你來的那麼晚，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呢？他說：神父，我真是無福的。

人我聽他說這些話，怕他家裡有病人，就問說：「你家裡有病人沒有？有誰死了沒有？」他答應說：「我有一個比這更難受的事情。」

我在先常見他帶出一個難受憂悶的模樣來，就疑惑他的靈魂不安當，却不敢妄斷他，快就壓伏這個念頭。如今我知道我在先起的意思，不算妄斷他，他真有不妥當的事。

我領着他上外頭去，向他說：「加祿，你心裡存着毒藥，快些把這個毒藥吐出來罷。但有一個可救你的法子，就是辦妥當神工，你若願意，我就給你請別位神父去，好不好？」他答應說：「如今還不大要緊。」

我又問他說：「你心裡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你都向我說罷。」

他答應說：「神父，我常常的冒辦神工，冒領聖體，到如今穀三年了。頭三年我犯過一個大罪，辦神工的時候很害羞，告不出那個罪來，却也領聖體去了。從那以後我總沒有得平安。我無論上那裡去，那裡也不行。」

一星半點的事惹我生大氣。天下沒有可滿我心的快樂了。我又辦神工去了。這回又沒有敢告那個大罪。連別的罪我也沒有告過。從那以後我寔在不像個人了。真同魔鬼一樣。辦神工的時候連省察罪我也不省察了。想起來的罪我告了几句算完了。就領聖體去了。到底我常常怕天主罰我。

到了避靜的時候，神父也講冒辦神工的道理。我聽了，害怕，想告清白。就是到了告罪的時候，又害怕，又不敢告了。那一年我比從前更不好。今年避靜的時候我又拿過結實主意，反真的要辦妥當神工。到了告罪的時候，魔鬼又給我堵住嘴，我又不敢說了。

昨天晚晌我又沒有省察，就辦神工去了。害怕比從前更加利害。今天領聖體的時候，渾身打顫顫。聖體到了好心裡，我覺着如同有人用一把刀扎我的心，那麼疼痛。我見別的學生喜歡，我越難受。我自己忍不

住我自己了。也特意的嗑醉了，爲叫頭暈，就不覺難受了。什麼法子我都用過，就是不見好。今天晚晌我在城裡狠懶的慌，自己出城，覺着好像有魔鬼跟着我，推我下光崖裡去。我這就來見神父，求神父可憐我罷。

加祿告訴我這些密事的時候，他身上不住的打顫顫。我給他壯胆氣，叫他依靠天主無限量的仁慈，就對他說：天主還沒有罰你下地獄。今天是你冒領聖體的日子。天主還等着你到今天，驚醒你回頭。我說完了這話，就領着他上聖堂裡去。我們兩個跪在聖母像前，小聲念了一遍聖母經。加祿慙不住哭了一場。我出堂去請了一位他不認識的神父來，好給他辦神工。

加祿辦完了神工，喜喜歡歡的出堂，不住嘴的說：我這都告了。我這都告了。天主待我可有多麼大的仁慈呢。

到了第二天加祿也領了聖體。從那以後他天天晚晌跪在聖母像前，又感謝聖母，又多求聖母保護。

我狠願意知道他回頭的緣故，就問他說，加祿你在罪惡裡頭的時候到底行過什麼善功呢。他答應說，我光知道犯罪，並沒有行過什麼善功。

我又問說，你在家裡不是也常念要緊的經言了麼。他答應說，我念的經，是逼着念的。念的時候光貪快，又想別的事情。

我又問他說，你在學房裡不是天天望彌撒麼。他答應說，是的，就是望彌撒的時候光看閒書，心裡喜歡想不好的意思，並沒有念經的心。

我又問說，你也不是常聽神父的道理了麼。他答應說，多咱神父講道理，我多咱生氣。神父的道理給我提醒我的罪，我就不願意聽，特意的分心。

我又問說，你也念過恭敬聖母的經了麼。他說，我天天念了一遍，我之主母我之母。

●第十五章 講亞多福的行寔

有一位方濟各會神父，聖名盜博羅削。有一天他在某堂口裡下會，到了晚晌他講論冒領聖體，是狠重狠大的。一個罪。又講論冒辦神工，是冒領聖體的引進，就說：

諸位教友，我給你們講個行寔，請留心聽。從前有一位神父，給頭一次領聖體的孩子們講道理，利利害害的勸他們常該辦妥當神工，妥當領聖體。千萬不要上魔鬼的當，告罪不清楚。各人又該仔細查問各人，從前的神工裡頭有不妥當的沒有。如果有不妥當的，這就該辦妥當總神工。

神父講道理那一過晌午，有兩個孩子同出莊散心。一個叫瑪爾定，一

個叫亞多福。他兩個年紀不甚大，纔有十三四歲，犯的罪却不少。瑪爾定先引誘亞多福犯罪。到末了，亞多福犯的罪比瑪爾定還多還大。隔不多時候，瑪爾定見了一個在高堂頂上做活的泥水匠，摔下來，摔在自己腳前，說：「求天主可憐我的靈魂。」

再待了幾天，瑪爾定的母親得了重病，臨死把他叫到跟前來說：「我兒呀，我很掛心你，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看你不像從前老實。你該好上預備頭一次領聖體，總別離開天堂的道路。你照着我的話行，就可以盼望死後到天堂上再見面。」

瑪爾定見了泥水匠得暴死，又聽見自己的母親囑咐他這些話，就不能忘了在先的罪也。後悔這些罪，又生法子叫亞多福也回頭。他兩個到了庄外，瑪爾定對亞多福說：「亞多福呀，我想起神父今天講的，冒領聖事的道理來，就狠害怕。你也覺害怕麼？」亞多福說：「我不知道。」

瑪爾定又接着說，亞多福呀，你想想，咱兩個犯的罪可不少。我後悔這些罪也都改了。你准也願意回頭。若是不願意回頭，咱就犯右達斯犯過的那冒領聖體的罪。神父今天也講過這個道理。再待一個主日，咱兩個辦個妥當總神工罷。我爲你念經，你爲我念經。咱彼此的犯過罪，彼此的該念經，求天主饒赦好不好。

亞多福不出聲，走了幾步站住，看瑪爾定一眼，問他說：瑪爾定，我問你，咱兩個犯的那些不好的罪，你也敢向神父說明不敢。瑪爾定答應說：那裡還有不敢說的呢。別說我敢告，就是如今不敢，早晚也脫不了告，不在生前必在死後。

亞多福聽這話，又不出聲。瑪爾定見了，估量着亞多福從前許冒辦過神工，他不是冒辦神工，他不能說這樣話。加上是初次領聖體以前說的。他恐怕冒辦過神工，都是怨我引誘的他。

亞多福忽然又問說，你從前辦神工，也常辦妥當了麼。說寔話罷。瑪爾定說，我告罪常告清白，那是自然的了。我犯的罪可不少，也不小，都是真的。到底辦神工的時候，沒有故意的瞞過大罪，也沒有推辭過。我看是大罪，我都告了。就是我不知道，准痛悔定改，真不真。告罪以後，我常常重犯了罪，到底總沒有故意的瞞下過大罪。就是有一次我去告罪，心裡打算着不要告明。

亞多福接着說，就是我說的，你侮弄過神父，瞞過大罪了。瑪爾定答應說，不是。我沒有瞞過大罪。不過是有瞞罪的意思。到了神父跟前，我又怕犯冒領聖事的大罪，就不敢瞞罪了。起瞞罪的那個意思，我也告上了。

亞多福又問說，你告罪的時候，神父給你說的什麼。瑪爾定答應說，神父勸我不要再犯罪了。又說，我告清白了那個罪，沒有聽魔鬼的話，狠

好。神父很喜歡，我看出來了。我到底問問你，你從前常辦妥當神工了沒有。

亞多福答應說我真不能告清白。起頭可是願意告明。一到了神父跟前，說不出來，好像有人搗着我的嘴一樣。我害羞，怕神父，因此沒有敢說清白。

瑪爾定聽他說這些話，嚇的臉上變色。亞多福見了，對他說你不用害怕，這不是你的事，是我自己的事。你別管我的事。

瑪爾定說亞多福呀，你想一想，你犯的這些罪全全的怨我引誘你犯的。你冒辦的神工，也是怨我。不是我引誘你犯大罪，你也不能瞞下這個罪。我想到這裡，該不難受麼。如今我懇求你，下次辦妥當總神工罷。先對神父說，你冒辦了幾次神工。後來重告一總的大罪，連告過的帶沒有告過的。你自己也狠知道，有了一次冒告解的罪，後來的告解都

不得赦。亞多福聽說這話，一句也不答應。

他們走到一個在路邊上豎立着的苦像那裡，瑪爾定在苦像前站着，眼含着淚向亞多福說：「你守着吾主耶穌的苦像許給我，下次要辦安當總神工。」亞多福說：「好，我許給你。」從那以後，瑪爾定望彌撒的時候，天天求天主賞賜他兩個辦安當神工。

不久就到了該辦神工的日子。瑪爾定果然都辦安當了。辦完了回來，跪在堂裡，也爲亞多福念經，求天主賞賜他辦安當神工。待了一小會的工夫，亞多福也去了。剛纔去了，隔一小會的工夫，他回來了。瑪爾定見他回來的那麼快，就知道工夫這麼短，寔在難辦安當總神工，怕他又沒有告安當了。

瑪爾定越想越害怕，就出堂，坐在大門底下。辦完了神工的孩子們挨着一個一個的都出堂家走。心裡的平安也發顯在臉上。就是亞多福

出堂低着頭，眉頭不展。瑪爾定見了他就說：亞多福呀，可惜了的。你又冒辦了神工。亞多福聽這話臉上發紅說：你別囉唆我，你只管你的事就是了，說完就走了。

瑪爾定很難受說：望天主可憐你。我再三再四囑咐過你，也爲你求了天主不少，你還是不辦妥當神工，這可不怨我了。

再待了六天的工夫，亞多福上了一棵樹，要掏一窩飛禽。樹枝上担不住他折斷了。亞多福摔下來把頭磕在一塊木頭上，受傷不輕。在跟前有幾個做活的，他們用床把他抬家去。瑪爾定見這個光景，越害怕，想着亞多福八程要死，靈魂上帶着大罪去見天主，我怎麼能放心呢。

亞多福幸虧了沒有死，漸漸的補了血氣，就是頭上受傷很利害，說話不明白，常說糊話。有時候他在聖堂前邊一棵樹底下坐着一大些工夫，也不抬頭也不睜開眼。有人瞻禮七晚晌進堂辦神工，他向他們說：

您辦神工也辦妥當麼。不瞞罪麼。該告明。若不告明。後來就在永火坑裡受燒。

亞多福有時候也進過堂。在神工架子前頭站着往裡頭看一看。就是不敢上祭台那裡去。連看也不看祭台。

有一天神父見他在堂裡。就對他說。亞多福。來罷。跪在祭台前邊求在聖體裡的耶穌可憐你罷。

亞多福說。神父。那不行。我不能上那裡去。在祭台前邊有一位天神手裡拿着火刀。亞多福又指着神工架子說。我該上那裡去。

亞多福這樣說糊話五年的工夫。瑪爾定頭一次領聖體。拿定了主意。要棄家修道。到了這個時候。他進了方濟各會。有好幾年了。在修會裡守規矩。很嚴。行許多苦工。都是爲補贖他自己的罪。也是爲補贖亞多福的罪。也常求天主賞賜亞多福的病好。天主果然允了他的祈求。

在亞多福的家裡有了病人。神父去給他送聖體。亞多福見了神父，害怕起來，快跑出去，爬院牆要跳下去，失腳摔下來，把腦子碰破了，有人把他抬到家去。亞多福不醒人事了，隔幾天的工夫，大夫對他的父母說，眼看病人快好了。大約還能緩醒過來。

亞多福的病果然慢慢的好了，也不說糊話了。他一想起從前的光景來，就動心哭了一場，向父母說，你們不知道，天主待我有多大的恩情，我們這可感謝天主罷。

神父聽見說亞多福好了，就去看他，喜的受不得，也給他辦神工，也送聖體。他在床上躺着的時候，就頭一次領了聖體，領的狠熱心。不久亞多福的傷全好了，他也要效法瑪爾定的表樣，棄家修道。果然也進了方濟各會，到如今，已十五年了。

教友們，你們許願意認識那個冒辦神工，又回頭的亞多福。他現今還

在着，離你們也不狠遠。是誰呢？

神父說到這裡，住聲不說了。衆人都瞪着眼看神父。神父又接着說：不是別人，就是講道理的神父，是我自己。我在修會裡把我從前的名字亞多福改爲盜博羅削。你們就知道我的罪，別效法我。我爲補贖我的罪入了聖方濟各會，盡心竭力的救你們的靈魂。

●第十六章 一隻黑手抓住辦神工人的脖子

從前有人請一位神父，給一個病婦人辦神工。病人外面狠熱心，有人想他是聖女人。

他辦完了神工，神父就走了。一位修士跟着神父來了。在路上走的時候，修士向神父說：神父聽神工的時候，我見有一隻黑手，抓住病人的脖子。

神父聽說這話，狠害怕，想着這不是好憑據，立時就回到病人家裡。病

人已經死了。神父回修院後求天主發明，死人救了靈魂沒有。那時候死人的靈魂發顯出來，全是火，說我從前同別人犯過一個大罪，總沒有敢告。臨死的時候想着告，還是害羞沒有說。如今我下了地獄。

●第十七章 講裴辣吉有的行寔

從前有個人名叫裴辣吉。有父母從小教訓他，全守規矩。見他年紀越大，德行也越長。天天默想祈求天主，十分熱心。父母死了以後，他把家業賣了，把錢分散給窮人用，少留下一分，蓋了一座小堂。天天在那裡默想祈求天主。他的德行名聲傳開了，遠近處都知道，都稱他爲聖人。魔鬼嫉妒他的德行善功，千方百計的引誘他犯罪。不是強着他，就是哄着他。更用多少不潔淨的像，擺在他的明悟裡，叫他看。起頭他用心退了，守大齋行苦功，更加熱心。魔鬼不能得勝，就勾引許多別的魔鬼來加倍誘惑他。

可惜有一天裴辣吉有順從了魔鬼的誘惑，就是喜歡了一個污穢的念頭，因此把超性的生命全全失落了。魔鬼得勝了他，歡天喜地的走了。

那時候裴辣吉有覺着心裡狠不平安，後悔完了，就跪在地下，叫着自已的名字說：裴辣吉有呀！裴辣吉有！你爲什麼順從了一個不潔淨的念頭，把從前的功勞全全的失落了呢？從前你爲天主的兒女，如今成了魔鬼的奴才，我若去辦神工，說喜歡污穢的邪念，恐怕把從前的好名聲全失落了。有什麼臉面再見神父呢？

越想越不敢去告解，就出去閒走散心。在路上遇見一個人問他說：你爲什麼發憂愁呢？你不知道天主是至仁慈的麼？還有不能得寬赦的罪麼？只要你多克苦肉身，還能再得從前的平安。說完就不見了。

裴辣吉有妄想這是天神的提醒，却不知道是魔鬼爲哄他不告清白。

罪說的話，裴辣吉有拿定了主意，多行苦功。就往本篤會修道院裡去跪在院長脚下求許他進修會。院長久已聽見說過他的德行超衆，就准他入會。他守規矩十分嚴謹，多行苦功，多守大齋，常穿苦衣束苦帶，常用苦鞭打自己。

雖然如此，到底裴辣吉有仍然良心不安，心裡常聽得天主對他說，你該辦妥當神工，把你心裡存的毒藥吐出來。到底裴辣吉有不順從天主的指引，終久瞞那個大罪。而且臨終的時候沒有敢告明，冒領了聖事死了。

衆修士們按着聖教會的禮節，在堂旁邊聖林裡埋葬了他的死屍，絲毫沒有猜思，他的靈魂下了地獄。直到天主顯露這個事情。

就是當夜間管堂的修士照常去打鐘，叫衆位修士們念夜課經。他從那死人的墳墓間過去，見了他的死屍露出來，心裡就想着許沒有埋

好不告訴別人知道，急忙又把他埋了。

到了第二夜，他又見死屍身仍舊露出來，就知道地不收留，滿心害怕，告訴了會長。會長求衆修士同求天主，發明這事，就向天主說：「吾主，若是你願意埋葬你的僕人，在更尊貴的地方，求你指示。」

會長高聲向死人說：「白辣，若你活着的時候，狠聽命，若是天主要埋你，在更潔淨的地方，我命你告訴我罷。」

死人就大嘆一聲說：「我無福的人哪，因為一個不潔淨的願欲，不肯告明，下了永苦的地獄，無法可救了。你們要知道我的苦，往前來看我身上。」

會長近前仔細看，滿身烏黑，不堪害怕，往後退。死人說：「神父，不要往後退。天主不許埋我，這個惡人在聖地裡，該埋在糞坑裡，如同埋死狗一般。」

諸位教友們，請平下心思想白。辣若有多麼可憐的慌。他只喜歡一個污穢的念頭。後來並沒有再喜歡過。因為這一個大罪不告，縱然行天大的善功，也毫無益，還是下了永苦的地獄。他若順從天主的指引，依靠天主的仁慈，告清白這一個罪，也能再得從前的功勞。還能成功全德備的聖人了。

●第十八章 聖安多尼奴講冒辦神工的行寔

聖安多尼奴主教說，一千五百年左右，在意大利亞國有一個富貴少年女人，告罪的時候，瞞過一個大罪，就去領聖體。以後狠覺心裡不平安，因此立意下主日去辦妥當神工。那料想到了告解的時候，仍舊不敢告。從上主日推到下主日，從上月推到下月，終究害羞不敢告明。到底良心更覺不安。

後來他守齋，做大補贖，妄想多克苦自己，良心自然就平安了。到底都

是白白的。心中更覺擾亂不平。末了他拿主意，棄家修道，就進了一個修院，盼望在修院裡很容易辦妥當神工。院長因爲久已聽見說過，他常守齋克苦自己，就收留他。

他進會的時候，衆修女們很尊敬他，他見了這樣尊敬的光景，心裡想着，若把我的罪告說明，神父就看我是大罪人，爲我的好名聲有關係不小。

爲這個緣故，他更覺害羞，更怕告明。所以一日久兩日長，終究是推辭不敢告。

後來他得了病症，十分沉重，想着，這是辦妥當神工的好機會，這回我要全全的吐露真情，在死以前辦一個妥妥當當的總告，解了終究他自己的罪，又告的彎彎曲曲的。

但是病人自己知道，狠不妥當，立結寔主意，明天再告罪，准要辦妥當。

神工就是天主不等到明天。那一黑夜裡他絕氣死了。還沒有發喪以前忽然他發顯出來，身上帶着通紅的鎖鍊，全身淨火。別人見了嚇的雙腿打顫顫，站立不住，倒在地下，雙眼望着他，一句也不說。他就開口說：你們不用爲我念經，我如今落在地獄裡了，永遠無法可救。是因爲我活着的時候常常的害羞不敢告明大罪。說完就不見他了。

那時候滿堂滿院都覺着有很大的臭氣。衆人聞了，就捻着鼻子。院長和衆修女都說：這樣的人不該按聖教禮規殯葬。立時把他的屍身抬出堂外去另埋在一處。

●第十九章 講加大利納的行寔

在南美國拍路城裡遭的一樁事，狠驚醒本地裡的人。就是那裡的野人同奉教的打仗，打仗的時候有一個十七歲的外教閨女，被奉教

的擄了去。他跟着一個奉教的太太。太太常講道理給他聽。他也學經願意奉教。領洗的時候給他起的聖名叫加大利納。他領洗以後不大守規矩。年紀越大。毛病越多。到末了。表樣很不好。太太知道了。就說他狠利害。加大利納也常跟着別的姑娘們辦神工。就是不告他的大罪。怕在神父跟前沒有面子了。

一千五百九十年七月裡。加大利納得了病。很重。請神父領聖事。神父行完了聖事走了。他就說。恥笑神父的話。他對太太說。他辦神工的時。候見在左邊有一個黑人。不住的向他說。不用告那些不好的事。都是沒要緊的小事。又見在右邊有聖女瑪大肋納。勸他告清白。到底他又沒有辦妥當神工。光告了幾個小罪。大罪連提也沒有提。

太太知道了。又打發人去請神父。神父來到。太太把加大利納說的話。告訴神父知道。也對神父說。他怎麼樣犯罪。就是常不告。求神父再給

他辦神工多，提醒他多問問他。

神父又給他辦了神工，也提醒他告他的大罪。他却常說：沒有什麼大罪了，不敢犯大罪。知道天主的規矩，神父越勸，他越不願意。到末了生氣，嫌神父問他好幾次，連耶穌的聖名，他也不願意說出來。

後來有一黑夜，加大利納使大聲喊，把太太連別的好幾個人喊醒了。都去看看，問他有什麼難受的事呢。他答應說：他狠不放心，是因爲常冒辦神工。

太太聽說這話，知道他的靈魂還是不妥當，又請神父。神父又來了，加大利納仍舊辦神工，不妥當總不願意回頭。他病的時候，這樣辦了九次神工，都不妥當就死了。

他死了，還沒有過一月，就發顯給別的一個婢女，渾身發臭，四體百肢通紅，是火燒的，腰裡紮的火帶子爲罰他的邪淫罪。在加大利納旁邊。

有他的護守天神，穿着白衣裳發大光。

天神就對那個婢女說，你該仔細看看加大利納是什麼光景，該留心聽聽他如今向你要說什麼話。後來該把他的話告訴眾人知道。你自己也該立時去辦妥當神工，潔淨你的靈魂。

加大利納就對那個婢女說，你該知道我大罪人下了地獄，受很利害的苦，是因為辦神工光告幾個小罪。六誡的大罪總沒有告過。（你該照我這個樣子學辦神工，比我辦的更妥當纔好。）我有天主的命來告訴你們女的這件事。你又該把這事告訴別人知道。他說完了這些話就不見他了。天神叫那個婢女家走，快預備辦妥當神工。

●第二十章 **人冒辦神工大概是爲那一條罪呢**

答應說大概是爲邪淫的罪。頭裡講的那些行寔滿彀作証。我再講兩個多証明這條理。

在意大利亞國納波利城裡有一個年幼的婦道人犯了罪。犯罪後很害怕，一面放心不下，知道靈魂不妥當。一面小胆不敢告罪去。終究把怕情壓下去，遂就上堂裡告罪去了。那料想一到了神父跟前，仍舊害羞，沒有敢說那個污穢的罪。

那時候在納波利城裡有一位聖女名叫方濟加。天主叫他上那個罪人跟前去，勸他辦妥當神工。那婦人聽聖女的話，果然辦了妥當神工。辦完了神工，當天他就死了。幸虧了他纔辦妥當總神工，救了靈魂。他若把聖女勸他的話當了耳旁風，就免不了下地獄。天主收他的靈魂以前，還勸他辦妥當神工。看起來天主的仁慈真是大，不願意一個人下地獄，就是願意人都升天堂。

再有一個行寔。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某神父在某城裡下會的時候，有一個有白頭髮的老年人，拄着拐棍子，上神父那裡去，在臉上發顯心裡的大憂悶。他兩隻手打顫顫對神父說

神父，我小的時候同別人犯過大罪。犯罪後我們兩個彼此的發了誓，一輩子不告這個罪。爲這個緣故我從小到如今辦神工沒有提過那個大罪。我辦的神工都不妥當。既然沒有告清白罪，也就沒了我靈魂的平安了。一輩子連一時刻的福樂我也沒有享過。

犯罪後待了幾年，那個婦人暴病猝死了。我知道他的靈魂很不安當，還是不改，反心更硬了。神父如今下會，我聽了幾篇道理，也覺着動心。心裡的憂苦我寔在受不住了。神父還能赦我的罪麼？

神父聽他說這些話，狠可憐他，安慰他，勸他依靠天主無限量的仁慈。就說：只要罪人誠心改過，就沒有不得赦的罪了。神父又幫助他辦一

個妥當總神工

他辦完了神工，狠喜歡，雙眼含着喜淚，向神父說：「神父，我來的時候心裡狠受難，知道罪大惡極，覺着狠壓的慌，如同帶着好幾塊磨碯子一樣。現今輕快多多了，有了力氣，像個二十歲的年大人一樣。」我求神父把這件事告訴眾人知道，叫他們驚訝天主的仁慈，依靠天主。

從這兩個行寔上看出來，人無論有多少冒領聖事的罪，若真心告妥當，痛悔改過，天大的罪還能得赦。

●第二十一章

冒辦神工的人若真心回頭還能得赦

聖辣衣乃年幼的時候，叫別人引壞了，犯了一個大罪。辦神工的時候，害羞沒有敢告，後來他的良心不住的責備他，叫他寔在過不去。過了一些時候，他得了天主的聖寵，就後悔這個罪。不但告清白在先。

瞞過的大罪也常告冒辦神工的罪，哭的瞎了雙眼，死後成了聖人。從這個行寔上看出來，雖然從前犯過冒辦神工的罪，若真心回頭，還能救靈魂，且能成聖人。

●第二十二章 聖婦安日辣在先冒辦過神工

聖婦安日辣生在意大利亞國福林月城裡。在年輕的時候，尋了一個大財主體面人家。天主賞他好幾個孩子。安日辣却不大教訓孩子，不大恭敬天主。不哀矜窮人。就是天天穿好衣裳，打扮的體體面面的。同一些女人們在一齊談笑，耽誤工夫。（這樣他覺着狠得意，心裡也覺着有罪，不算好教友。）天主常勸他，他却毫不介意，仍舊不改他習，慣了的毛病。

天主的無窮仁慈把他的罪都擺在他眼前。安的辣平下心思想他的罪有多大，多重，就起了害怕的意思，怕天主不可憐他。越思想他的罪

越怕下地獄。(心中害怕)雙眼流淚。拿定主意，辦妥當神工。告罪的時候害羞太狠，聽魔鬼的語，上了他的當，告罪不妥當，出於有心瞞下大罪犯了褻聖的大罪。

到了第二天，冒領了聖體，罪上加罪。冒領聖體一次兩次十次八次，越領聖事，罪過越多，心中害怕寔在難當。黑夜做夢，凶惡的狼，狠狠嚇唬他。到底告清白罪，他真是不敢。

幸虧了天主無限量的仁慈，救了他的靈魂。有一天，吾主耶穌發顯給他，說安日辣，你不要失望，極大的罪人還能得赦。你願意升天堂，最要緊把你的罪告給神父聽，告的一清二白，遵行神父說的話，出的主意，告解聖事實，在良藥苦口，你要免地獄，奔天堂，當緊快去告你的罪，噓了這個苦口的良藥，心裡的毒全吐出來，纔得平安。我在世上受盡千辛萬苦，都是為補贖你的罪。

我在頭上戴着茨冠，入腦子很深，都是爲補贖你愛好頭髮犯過的罪。
惡黨用手打我的聖臉，打的很重，又使唾沫吐在我的臉上，都是爲補贖你搽臉抹粉犯過的罪。

我在世上雙眼流淚，都是爲補贖你用眼觀色犯過的罪。

我的耳朵聽見惡黨辱罵我，凌辱我的聲音，傷我的聖心，實在不輕，都是爲補贖你用耳朵喜歡聽非禮之言犯過的罪。

我在十字架上懸的時候，噓了酸醋苦胆，都是爲補贖你貪饕犯過的罪。

我上加爾瓦畧山上去，實在不易，我被釘十字架上，都是爲補贖你手足犯過的罪。

我懸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沒有衣裳遮盖身體，都是爲補贖你愛穿體面衣裳犯過的罪。

天主聖父也捨了我，我心中的憂悶一言難盡。死了以後有兵使長槍攔我的聖肋，都是爲補贖你心裡愛世俗、愛別人、愛色犯過的罪。

安日辣聽吾主耶穌這些勸言實在動心，常記念不忘，多發痛悔，多求了罪人之託相幫辦妥當神工。

聖母瑪利亞果然給他壯了胆氣。他去告罪把罪都告清白。不但告大罪連小罪也都告了。連在先犯過的不好的罪帶告解哄神父的罪他都說了。這回告罪一點繞彎子也沒有，箭直的明明白白的都說了。也不推辭，也不託故。又遵行神父的話。到了家盡心竭力的改舊毛病，不喜歡邪色了，不愛穿體面衣裳，不扯拉一些相好的了。

世俗人見安日辣年前找到此處改了樣，大不相同了，也有不喜歡他的，也有說的他傻了，也有毀謗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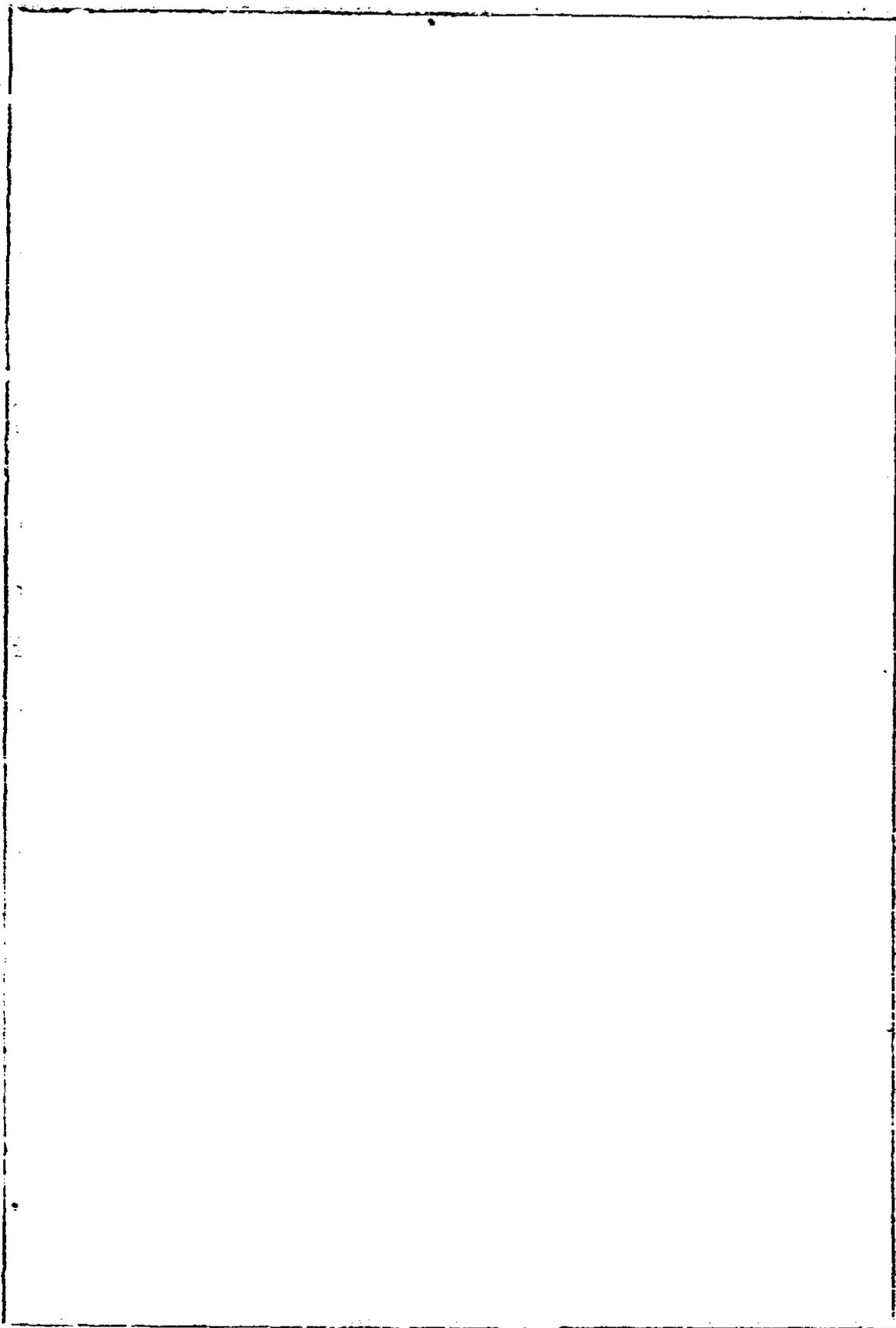
他纔回頭覺着壓住肉情十分難。因爲天主愛他，也就賞他苦受，不久

死了他的一個孩子。待不多時候第二個也死了。這樣孩子們一個一個的都死淨了。到末了他的丈夫也去了世。一家人家都死了。單剩他自己一個人。他在世界上也就沒有掛戀了。

安日辣進了方濟各第三會，天天默想耶穌的苦難，一想吾主耶穌在世界上時候受的那萬般辛苦，就覺着自己的苦不算苦。

魔鬼見安日辣不跟隨他了，就千方百計的誘惑他再犯罪，向他說：「修德行，恭敬天主，壓服私慾偏情，都是心高妄想。又是人性做不來的事。誘惑一來，到安日辣就求天主保護。因為他常戰勝了魔鬼，功全德備，死在一千三百零九年五月三十日，成了聖婦。」

教友呀，你恐怕同安日辣一樣犯過罪，一樣冒辦過神工，也就效法他。快辦妥當總神工罷。



中卷 論冒辦神工的害處

先明切要上卷講了一些冒辦神工的行實，好驚醒冒辦了神工的人，快辦妥當總神工，又好勸那沒有冒辦過神工的教友，不要犯這個大罪。看這些行實，知道冒辦神工的人，死後受多麼利害的罰，也能驚醒人，躲避這個罪。就是因為這條路關係不小，我不得不多講幾句。

●第一章 冒辦神工的罪非同小可

諸位教友們，冒辦神工的罪有多麼重大，你們許不知道。我如今畧講這個罪有多麼重大，好驚醒你們，躲避這個罪。人不知道罪有多麼重大，也就不大怕犯。若是明白罪的重大，就加小心，不敢犯了。教友們，你們該知道，冒辦神工的罪，叫褻聖的罪。

怎麼算犯褻聖的罪呢？就是污辱獻給天主的人，或地，或物件，污辱獻給天主的物件，如同輕慢聖爵，祭衣，聖水，念珠，等等聖物。請想聖事比

聖爵等等尊貴的多。因為聖爵是死物件，不過是主教祝聖過的。聖事却是吾主耶穌親自立的，為賞賜我們天主的聖寵，輕慢聖爵等既然犯褻聖的大罪，況說冒領聖事的罪呢。

我們聖教會裡最尊貴的就是聖事。幸虧了天主的無窮仁慈，立了告解聖事，為赦我們的罪。你若是冒辦神工，就把天主為赦你的罪立的聖事，用來為更得罪天主。這不是極大的不好麼？

比方財主賞給某人兵器，好保護身家性命平安。他偏用兵器來，為害財主的性命。這不是忘恩失義到了至極之處麼？

當教友的背負吾主耶穌的大恩，作踐耶穌聖血功勞，天主還能降福麼？

古時候有個皇上聽見說，在日路撒冷聖堂裡存着無數的寶貝。遂就打發給他管庫的官黑畧多，上那裡去搶堂裡的寶貝。他到了日路撒

冷那裡大司祭勸戒他不要搶堂因爲這銀子不是堂裡的不過是人用那錢爲養活鰥寡孤獨之人也是別人存在堂裡的想着存在堂裡可十分妥當

黑畧多答應說我既然有皇上的命金銀我都該捐着司祭們看着攔擋不住了就跪在聖堂裡苦求天主可憐。天主果然救了他們

就是黑畧多一進堂要拿堂裡的財帛忽然來了一個騎馬的拿着金槍金刀馬蹄子把他踢到地下兩邊有兩個穿着體面衣裳的年幼人把黑畧多打了半死不死的。遇着這樣情形他纔死了心回家去再沒有敢回到日路撒冷

教友你看這官不過是要把堂裡的錢財搶了去到底天主爲罰他這樣利害。告解聖事比古教的府庫尊貴多多了。有人冒辦神工藝瀆告解聖事天主罰他這個罪比罰黑畧多的罪更利害

冒辦神工的罪既然這樣大，天主也就罰這個罪，很重，很利害。常冒辦神工的人，沒有活信德，不過是有死信德，光顧臉前的面子，不是真顧救靈魂。教友們若有背教的，數次是因爲冒辦神工的緣故。

奉教人冒辦神工的罪，比外教人的罪大。他們犯不了這個罪。就是我們奉教人做天主的兒女，還是用告解的大恩，爲再釘吾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

當着聖保祿宗徒傳教的時候，有許多的教友們暴病猝死。聖人說他們早死，是因爲冒領聖體的緣故。如今許多的教友得猝死，我敢說（放心罷）有時候也是因爲冒領聖事的緣故。

吾主耶穌降生受苦的聖地，在回回人手裡已經好幾百年的工夫。聖婦比里日大，狼尊敬聖地。有一次聖婦問吾主耶穌說，聖地早晚還能再歸到奉教人手裡麼。

吾主耶穌答應說，趕多咱奉教人的罪不比回回教人的罪多。聖地這纔能再回到奉教人手裡。

教友們，聖地到如今還在回回教人手裡。看起來我們奉教人如今犯的罪比回回教人還多。怨不得天主常用災害罰我們。我問你，趕多咱聖教會多光揚，多受天主的神恩呢？答應說，趕到奉教人回頭不犯冒領聖事的罪了。

冒辦神工的人，也把別人連累在裡頭。別人也要被他的掛也，跟着他受害。古時候亞翰一個人背命犯罪，但的因爲這一個人犯了罪，衆人都打了敗仗。教友冒辦神工爲聖教會必有更大的害處，阻擋天主多賞賜聖教廣揚，戰勝各樣仇敵的恩典。

●第二章 人不肯告明真是糊塗

巴不得的普天下，一總的教友們能懂透，冒辦神工有多麼糊塗。

諸位教友們，請思想思想這個道理。比方你該財主家一百吊錢。因爲你窮還不起賬，債主就憐憫你說，你若上他管事的人那裡去，告訴他知道你該主人多少錢，主人就寬免，你欠的賬目都不給你要了。若不說明，賬還得還。你說，這個還賬的法子可有多麼容易。就是天下沒有一個債主，定這個法子。如果真有一個，人人就沒有不肯用的了。

你們若想起天主的仁慈來，就該滿心歡喜。因爲天主立了一個極容易還賬的法子。犯了大罪，該天主無數的賬目，自己還不起，死後該下永苦的地獄，雖然受苦受萬億兆年，也還不上。一個大罪的賬，就是在地獄裡受苦直到永時無盡，還是還不清賬。我給你寫個比方，你就容易懂得。

有個冷淡教友，帶着大罪猝死了。天主把他扔在地獄裡了。他一覺地獄的苦，這樣利害，就懂得他那罪的凶惡。他要怎麼樣後悔罪呢。他要

使大苦聲向天主說。天主耶穌基利斯督。我重罪人得罪於天主。而今爲免地獄永苦。一心痛悔我之罪過。定心再不敢得罪於天主。望天主赦我之罪。

他這樣發痛悔的時候。總領天神聖彌厄爾若上地獄門那裡去。可憐他許他出來。向他說。你到天堂那裡去。看看要你不要你。若不要你。就快回來罷。

你想那個罪人聽說這話。他要多麼喜歡呢。連顛帶跑。趕到了天堂門一敲。天神們出來。看見他。渾身淨帶些罪痲疤。又叫地獄的火炒的黢黑。就荒把門關上。不收留他。他就跪下。隔着門縫往裡看。看見裡頭萬萬美好體面。福樂光榮。又望見無數的聖人。光亮過於太陽。又望見吾主耶穌的五傷聖容。

他就說。在那裡頭。也是我的本家。就是因爲我犯了大罪。就不許我進。

去，除了再回地獄，別沒有收留我的地方。真可憐我大罪人。他這樣漂流着，若說再回地獄，那我是不能願意的。若說進天堂，我又是不能。教友，請想那個人真像個活魚在旱地裡一樣。一迸多高，一迸多高。恨不能的一下子投了水纔好。可惜沒有法子。

他這可懂得罪的凶惡，後悔喊叫說：「天主耶穌基利斯督，我重罪人得罪於天主，而今爲得天堂永福，一心痛悔我之罪過，定心再不敢得罪於天主，望天主赦我之罪。」

教友，你又想一想，比方聖伯多祿聽他的哭聲，就去開開天堂門出來。你看那個罪人給聖伯多祿磕多少頭，呼天號地的苦求留下他。

聖伯多祿對他說：「你在這裡白白的跪，白白的懇求，你渾身淨大罪，沒有聖寵。天堂上光有善人，不要你。天主在裡頭也給你預備的地方。到底在世界也給你立的誠命。你都沒有遵守。天主願意你的靈魂作主，

肉身隨着靈魂的指引。你到底不怕天主，光怕世人。說多領聖事，好好的守主日瞻禮，你又怕別人，就隨着大溜了。辦神工的時候沒敢告清白六誡的罪。你在世界上已經得了報答。魔鬼在地獄裡也給你預備的地方。天主半點報答也不給你了。

教友請想這個罪人再三再四的求，苦聲喊叫說，地獄的苦太利害，真沒法受了。聖伯多祿你可憐我罷，我已經在門外頭等着。

因爲他求的多了，聖伯多祿就動了心說，怎麼着罷。我現今不能留下你，天堂上不要帶罪的人。我可是給你出個主意罷。我去求吾主耶穌寬免你不用下地獄了。

他聽說這話，喜的沒法說。聖伯多祿就去求吾主耶穌寬免他。吾主耶穌答應說，他願意再到世界上去，在神父跟前告罪，就不用再回地獄了。

聖伯多祿就出來向他說，你若願意再到世界上去，在神父跟前告罪，吾主耶穌就寬免你，不用再下地獄了。

那個人聽這話答應說，我不敢告我的罪，我害羞。

聖伯多祿說，吾主耶穌沒有定出別樣出地獄的章程來。你既然不願意去告罪，除非再下地獄，別沒有法子了。他答應說，那就是了。那我就再回地獄罷。

教友你聽完了這個行實，許說，准沒有這樣糊塗的人。我對你說，冒辦神工的人都是這個辦法。他們都說，我也知道告不清白大罪，不免下地獄。到底我寧願下永苦的地獄，不願意在神父跟前告清白罪。我這問問你，冒辦神工的人糊塗不糊塗呢？

再說，某人長毒瘡，他爲治好這個瘡，願意把毒瘡在大夫跟前露出來，不願意。他寧死不願意露毒瘡，算糊塗不糊塗呢？罪人寧願下地獄死。

個永死，倒不肯把罪在神父跟前說明，糊塗不糊塗呢。

再比方，病人見在跟前的先生，狠明白醫道。先生若不問病原，又不叫病人說，病人准不願意。就是大夫問他的病，他狠喜歡答應。那裡還有先生察問病原，病人不肯答應的理呢？病人怕若說不明病，不能以治好。

辦神工也是如此。靈魂上有了大罪，就算有了死症。教友們裡頭那裡還有一個，不願意得赦罪呢？都願意得罪之赦。他們也知道，若不對神父說明一總的大罪，並當告的光景，不能治靈魂的病。他到底不說明，光哄着神父。請想這樣辦法，糊塗不糊塗呢？

可是冒辦神工的人，不是哄着神父。終究是哄自己。神父給他開的藥方，因為他說不明白的緣故，和他的病不相稱，就成一個藥死他靈魂的毒藥。告過的那幾個罪，不但不得赦，反加一個冒辦神工的大罪。凡

真心願意救靈魂的人若懂透這端道理，准要快回頭辦妥當神工。再比方官逮了一個賊，定他的死罪，要使木籠站死他。官若對他說，你不願意死，我在你額上給你打上印子。你若願意，就可以放你回家。若是不願意，脫不了死。我問你這個囚人可願意打印子，不願意。准狠願意，但只不殺他，叫他能多活几年，他也不嫌在額上帶着印子，丟他一輩子的。

或是官給他出個章程說，你不願意死，可以在衆人跟前說明你一辈子幹的樣樣不正經的事。若是說明就放開你。若不說明還脫不了被殺。

罪人聽這樣章程，他願意說明不願意。准很願意說明，也不嫌在衆人跟前丟他的人。就是叫他上個個庄上去說明他的罪，他也不嫌難說。罪人哪，你既然靈魂上帶着大罪，天主已經定了你的死罪，你的靈魂

懸在地獄深坑上頭。靈魂多咱離了肉身，免不了受地獄的永罰。天主向你說，你若不願意下地獄，就該在神父跟前告罪。又不許這個神父露你的罪，他反狠喜歡你告明。你怎寧死永死，不肯告明呢。冒辦神工的人哪，你還不快回頭麼。

天主若向一個纔下了地獄的靈魂說，你願意再回到世界上往各堂裡去，守着衆人明明的告你的罪，我就寬免你，救你升天堂。那個靈魂聽天主這個話，他願意去不害羞，不嫌難告麼。放心罷，他聽這個章程，喜出望外，滿心願意用這個法子，並不嫌難用。

教友請平下心想一想，天主若命你爲得罪之赦，守着衆人明告你的罪，你准不嫌難告，反要看着爲極大的恩典。如今天主光命你在一個神父跟前告明白罪，並不命你守着好幾個人告，你就不願意告，嫌難說。告罪告的彎彎曲曲的，叫神父懂不透你的罪，寧願下地獄，却不肯使

這個容易法子。冒辦神工的人。糊塗不糊塗呢。

小孩子有得罪父母的罪。父母叫他認錯。就寬免他。不認錯就挨打。他還有不願意說的麼。

罪人哪。但剩下兩條路。反正的得走一條。這一條是上天堂的路。可是得告明。那一條是不用告明的。領人下地獄的路。你既然願意走天堂的路。就該走辦妥當神工的路。你不肯辦妥當神工。你還算願意走天堂的路麼。既然知道。離了告明。靈魂總不能救。到底不告明。這樣的人。沒有好信德。

天主若定了規矩。爲得一個大罪之赦。該守一年的大齋。你該很喜歡用這個法子。如今天主光定了規矩。在一個神父跟前告明罪。就是了。加上這個神父永遠不能露你的罪。怎麼還有不肯老實告解的教友呢。

亞當犯罪後藏起來。天主問他犯的什麼罪。問他並不是因為天主不知道他的罪，就是天主叫亞當自己認錯。

加音打死了他兄弟亞伯爾。天主問他說：加音，你兄弟亞伯爾在那裡。天主問他又不是因為不知道亞伯爾在那裡，就是叫加音認錯。他却不肯說真情實理，反說（不知道呢）。因為他不肯說自己的罪，纔受了天主的罰。一總的冒辦神工的人都效法加音的表樣，不肯認錯，不願意露出自己的罪來。

長毒瘡的不叫擠出膿來，瘡也不能好，不住的癢癢。有大罪不說出來，光在心裡存着，真是癢癢擠膿的時候疼一會的工夫，擠完了就不疼了。告罪的時候也覺着不好說。告完了就不疼了。有人噓了大菸，非噓出來救不了命。若是吃苦菓都吐出來，還能救命。大罪在心裡如同大菸一樣，能藥死人的靈魂。你若是在神工裡告明，

把害靈魂的大煙都吐出來，就如同吃苦菓的一樣，還能救你的靈魂。不吐出大煙來，救不了命。不說出大罪來，救不了靈魂。

●第三章 被火燒也脫不了告

教友冒辦神工的人爲什麼不願意告明呢？你狠知道，是因爲他想遮蓋自己的罪，不叫別人知道。天主出的命，個個大罪都該入告解，他却不敢告，難道他就把天主這個命脫過去麼？

諸位教友們，請想冒辦神工的人因爲不肯告明，情願下地獄，下了地獄，難道不用告那個瞞過去的大罪麼？你許答應說，下了地獄怎麼告，那裡去告呢？我這對你說個有大關係的話，請留心聽。

個個大罪終究脫不了告。生前告，死後能升天堂；生前不告，死後下地獄。下了地獄還得告。到世界窮盡的時候就得告。莫得他妄想天主單爲他自己改規矩爲他另定一條律法，光寬免他一個人不用告罪麼？

放心罷，不論什麼人都脫不了告罪。這一輩子出於情願告，可以得赦。公審判的時候也丟不了你的人。這一輩子偏不告，公審判的時候還得告。可不是出於情願，是出於不得已告。

許有人答應說，依着神父說的這個話，我這一輩子瞞罪，爲我就沒有好處。我可是沒有想到這裡過。死後既然還得告，我如今不告清白，不算糊塗麼。

教友，你任憑怎麼隱瞞，怎麼遮蓋你的大罪，不叫顯露出來，早晚的也露出來。俗話說，水落石出。人越瞞心昧已隱瞞自己的大罪，天主越露出他來。

你許再說，我也聽說過，到公審判的時候爲罰人不肯在。一個神父跟前告明，就叫他在天下一總的人面前告他的罪。

教友，你說的，一點不差。到那個狠可怕的時候不告不行。就是告給誰

呢。難道光告給一個神父聽。就穀了麼。他隱瞞過去的大罪在一總的人面前都顯露出來。都該告了。一個也落不下。

他從前辦神工的時候。光告他生氣。念經分心。貪饕嫉妬懶惰。說瞎話。說人家的不好。那些小罪。就是沒有告。思言行爲所犯過六誡的罪。或是沒有告清楚。他真犯過的罪。他說起了不好的念頭。他犯了四次罪。就說犯了兩次。公審判的時候。也該告這些污穢的罪。又得說要緊的光景。連大罪的次數。雖然告了。也不給他赦了。

到公審判他告罪的時候。在跟前也有他的父母弟兄姐妹朋友。有他的老師。他的神父。他閣庄閣城裡的人。奉教外教。升了天堂的聖人。下了地獄的惡人。天神。聖母。天主聖三都在跟前。他從前沒有敢告的罪。到那個時候。連一個人的眼目也瞞不住了。

衆人見他還有沒有告過的大罪。因此就下了地獄。都奇怪的狠說。您

看這個人。他在世界上甚好。天主十誡，聖教會四規，他沒有不守的。他常進堂，表樣不錯，一輩子沒有不答腔的仇人，常辦神工，領聖體，也勸過教友守本分，勸過外教進教。蓋堂的時候，他也幫過錢。我們看着他當個功全德備，比我們更强的教友。那料想他心裡存着一個密密的大罪，說不出來呢。假善人哪，你從前光顧暫時的臉面，不顧死後的大事。你犯的罪，生前沒有告過，就下了地獄。我們也犯過罪，犯的比你還多。我們都告清白了，靈魂也救了。

罪人聽衆人這宗話，可多麼臊的慌呢。生來的臉皮子，狠薄。一個神父的一星半點的沒臉，他也受不住。那時候極大的羞恥，他怎麼受得住呢。

罪人在公審判的時候，可多麼害羞呢。天主特意的加他這個害羞的刑罰。他准要放大聲哭說：我這個無福的人，我活着的時候，神父不斷

的囑咐過我辦妥當神工。那時候我嫌臉上過不去，沒有敢說。噫呀，爲什麼那麼糊塗呢。爲免暫時的小沒臉，爲得片刻的虛面子，就落這個永遠的禍患。你們高山小嶺挪過來遮蓋我。地球該開口子吞下我去。省的在天主及衆人跟前丟我的臉面如此利害。

魔鬼就向他說，你如今還想告罪麼。如今不能得罪之赦了。開恩的時候早過去了。

教友你許要說如今我狠明白這個道理。依我看來，冒辦神工的人真是十分糊塗。雖然圖瞞罪，終究瞞不住。冒辦神工可有什麼好處呢。不但沒有好處，反有大害處。看出來辦神工圖瞞罪，真是弄巧成拙了。巴不得的神父能把這段道理講給一總的教友聽纔好。因爲我怕有老些不敢告清白的人。

教友，我是好心好意的給你講這個道理，願意早些勸你不到那個可

憐的地步。真心願意救靈魂的人，若明白這個道理，准動心，下次就辦妥當總神工。不願意救靈魂的人，你給他講一輩子的道理，也是無益。聖經上說：不要害羞告你的罪。凡隱瞞罪的人，不得好。凡告罪及改毛病的人，准得救。

●第四章 辦妥當神工的本分不可往後推

許有人說：我也知道，冒辦神工下地獄。我並不是願意下地獄。我也願意救靈魂。早晚也要辦妥當總神工。但是如今還不敢辦妥當。

我答應說：凡是真心實意要救靈魂的人，不說這個話。說後來辦妥當神工。這句話是魔鬼為侮弄人常肯用的巧計。就比方釣魚的，若光使釣魚鈎，魚不上鈎子。若使虫當引子，把虫掛在鈎子上，魚只見引子不見鈎子，容易上當。魔鬼也是釣人靈魂的一個惡神。這本上卷說的那

些人也不願意下地獄，也打算着後來早晚的辦妥當神工，因此就下了地獄。

教友你若像他們一般見識，光想回頭晚不了，大概你也要同他們一樣下地獄。魔鬼是慢工出的巧匠，誘惑人到如今有五六千年了，可誘惑熟了，知道該用什麼巧計哄着他們。他的巧計多的無數。這一個不中，他就使那一個。非逮住人的靈魂，他不死心。天地間沒有比魔鬼再更詭詐的了。

你許說：時候長了，我就不大害羞了，敢告明。我答應說：纔栽的小樹，只用一隻手容易拔出來。待樹長的大粗了，兩隻手也拔不出來。怕情也是如此。你如今害羞不敢告。時候長了，怕情更大更利害。如今的小怕情，你還壓不住。後來的犬怕情，更推不出去了。天主許聖安當見一個人，拿起一捆劈柴來，因為那一捆狼沉拿不起。

來他就添一些劈柴。豈不知這就更沉，更難抗起來。冒辦神工的人正像那個人一樣。常冒辦神工罪上加罪，還指望後來怕情小，不害羞了。真是心高妄想。

再說，你既然有意早晚把從前冒辦過的神工都辦妥當，爲什麼這如今不辦，反等到後來呢。後來罪數多，怎麼能省察出一總的大罪及大罪的次數來呢。

再說，天主如今等着你回頭。你若是願意回頭，天主也就賞賜你要緊的聖寵。你倒說，我如今還不回頭，後來回頭。你如今辜負天主的恩典，推辭聖寵，聖寵慢慢的減少。怕後來靈魂更難救。

再說，一輩子淨冒辦神工，臨死若有神父在跟前能辦神工，真也要辦妥當麼。我很願意你辦妥當，就是怕辦不妥當。病人因爲疼痛的緣故，光想法子止住疼痛，不大顧靈魂，嫌病太利害，嫌沒有工夫了。恐怕他

要說神父我一輩子淨冒辦神工如今沒有空了。我的罪我都想不起來。我疼的不行了。我常辜負的聖事不少。神父不用費心了。

若有一個一輩子常冒辦神工的人。頭死以前寔在辦了妥當總神工。靈魂可是救了。他在先的大罪天主都赦了。到底我問你這樣光景如同早辦妥當神工一樣麼。

答應說萬不能。教友們都該知道。雖然赦了大罪。還剩下大罪的暫罰。從前冒辦神工的罪越多。辦妥當總神工以後暫罰也就越多。在煉獄裡該受苦。不知道多咱出來。這樣辦神工。臨死的時候也沒有功勞。赤手空拳去見天主。不勝早辦妥當神工好。

冒辦神工的罪是很可怕的。還有一個緣故。就是冒辦神工的人聽講這個罪的害處。不大動心。不大害怕。這個罪不是獨自一個罪。犯了這個罪。也就犯冒領聖體的大罪。犯的多了心就硬了。

爲這個緣故冒辦神工的人難回頭。你給他講死候審判、天堂地獄的道理，他早都知道。恐怕他拿着你的教訓當了耳旁風。這本上卷講的那些冒辦神工的人，難道他們沒有聽講過這個罪的害處麼？他們也聽講過，就是不攔到心裡。這等人聽神父下會的時候講辦神工的道理，或看聖書或聽念聖書，雖然知道自己的神工不妥當，大概還是不動心。他下次再辦神工，怕還像從前一樣冒辦。

就是他真冒辦了總神工，有時候是爲面子辦的。神父見他告清，就狠喜歡，覺着這可救了他的靈魂，赦了他的罪。到底雖然辦總神工，恐怕故意的又瞞下大罪。就是真辦了妥當總神工，保不住後來再冒辦，看起來常冒辦神工的人難回頭。

有時候神父疑惑過他告罪不清楚，就在神工裡善言善語的勸過他。說教友，如果你還有不大放心的事，有不大妥當的神工，都向我說罷。

我相幫你都辦妥當

他答應說沒有罪了。他念經分心說瞎話生氣這些小罪他告的十分清楚。他說犯了几次。都是爲哄神父。叫神父想着。他告小罪這樣清楚。若真有大罪。還能不告麼。都是不叫神父問他的大罪。

假善人哪。我對你說。你縱然說一些瞞心昧己的巧話。後來有一天你的罪都顯露出來。你的神父死的比你早。

神父呀。請來看看你的神子剛纔死了。可是他靈魂上帶着一些的大罪。你在世上爲救他的緣故操的心不少。勸過他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你疼愛他的靈魂。過於父母疼愛兒女。他下了地獄。你在他身上操的心。都不中用了。你不可憐他麼。

神父如今沒有可憐他的心了。他是情願下的地獄。他到了地獄裡。魔鬼就對他說。你活着的時候。神父不住的囑咐你辦妥當神工。我可是

哄着你，叫你害羞不敢告，你也聽了我的話，上了我的當。如今該受你罪的報應。該說的時候，你偏不說。如今守着我們合地獄裡的惡神，告你在先沒有告過的大罪罷。

合地獄裡的惡神就哈哈大笑起來，使火針割他的舌頭，是爲罰他從前沒有告明。常這樣罰他，一直到永時無盡。

教友呀，若是你在神工裡到如今還沒有瞞過大罪，這段道理可該勸你，到後來總不要上魔鬼這個當。

●第五章 告罪不可害羞

可愛的教友，爲冒辦神工的罪下了地獄的人不少。你問我怎麼知道。我答應說，我知道。我這話有憑有據。聖女德肋撒死了以後，發顯給別的一位修女向他說：

神父們該常不斷利害害的講論冒辦神工的害處。魔鬼千方百計

的誘惑人人冒辦神工，因此許多的靈魂就下地獄。告解聖事雖然是頂妙的良藥，你若是冒辦神工，就把這劑良藥變成極利害的毒藥。這些話都是聖德肋撒親自說的。

我看聖女這些話就起一番憂悶的心腸，想法子勸教友們，不叫再犯冒辦神工的罪。恨不能的天主賞我個震天動地的大聲音，好感動天下一總冒辦神工的人，快些辦妥當神工，再不要瞞大罪了。

教友們冒辦神工，大概是爲害。羞的緣故多。他們也知道不好，就是害羞，說不出那個罪來。

我答應說，你若是真害羞不敢說，那也就沒有法子救你了。不但神父不能救你，就是吾主耶穌也不能救你。

再說，不肯告明的那等教友，常有話推辭。

聖經記載着有一次吾主耶穌給一個負魔的人驅魔鬼。這個負魔的人也是啞吧魔鬼，一走了啞吧就會說話。

教友，我對你說，有許多人，魔鬼也負着他們。他們在神工裡也說話，到底魔鬼還是不走，反入心更深，這是因為他們說話說的不實，告罪告的不清楚。

教友們在辦神工的時候，若等着神父問，這纔說明，那就不好了。神父還能疑惑一總的人辦神工不妥當麼。神父許問那不大明白道理的教友們，提醒他們。論那懂道理的教友，十有八九，神父不問。神父知道他們自己明白辦神工的規矩，明白冒辦神工有多麼大的害處。他們不願意告神父，問也是白問，他也不說。

你知道你從前冒辦過神工，又不給神父說，等着神父先問你，纔說明這樣怎麼能辦妥當神工呢。神父若問他的罪，怕他還是不說明。他舉止行動說瞎話說慣了。告罪的時候，大概也是這樣，也拿着說瞎話哄神父不要緊，不想想一句瞎話在神工裡說的，能叫他的神工不妥當。

能叫靈魂下地獄

真心願意得赦罪的人，不等着神父問他的罪。神父還沒問以前，他自己先說

你們真心願意聽道理，實心實意的要救靈魂的教友們，我向你們說一個心腹話罷。你既然害羞，到底害什麼羞呢

你許說我怕。神父吵我。嚷我。教友呀，神父可是不能給你個面子就說，你犯的這些罪可好。到底神父在神工裡輕易不吵人，反狠喜歡你把那罪的惡毒吐出來。

就是神父說几句利害話，那也不屈你。你本來是地獄的柴火，該同路濟弗爾一齊受苦，纔算受相稱的罰。你不想這個道理麼。

你既然受不住神父的幾句利害話，怎麼受得住地獄裡千萬魔鬼的磨難呢。我說，神父吵你半句，比在天下萬民跟前丟你的人好多了。你

平下心想到這裡，就不大害怕了。

神父若說幾句利害話，那是出於不得已，是因為神父愛你的靈魂說的。神父看着說你幾句，為改毛病有大好處。你後來准加小心，自來再不犯這些罪了。

再說，神父狠認得人心，知道若說幾句得罪他的利害話，他就不肯告清白了。為這個緣故，神父為扶住人的軟弱，不肯吵罪人，反用善言勸他。神父看你不怕告罪，神父滿心歡喜，感謝天主。你可怕什麼？再有人說我害羞，怕神父知道我有這些大罪，就看着我**不是好人了**。

教友，你這話我也懂透了。你只管放心，這又是魔鬼使出來的大誘惑，好害你。是向你射的箭，好射死你的靈魂。神父一輩子跟着吾主耶穌，找個罪人勸他回頭，常求天主賞賜一總的教友們辦個清白神工。你

這上神父那裡去告的，狠清白。神父就看你是個有信德的教友，有罪敢告。神父不但不嫌你，反更看重你。這樣纔滿了神父的盼望。我說個行寔，你就知道了。

從前有一個大罪人在聖方濟各撒肋爵主教手裡辦神工。辦完了神工，對主教說：「主教這就知道我犯的罪很多，准看我不是好人。」

主教答應說：「我如今當個聖人看你。」

教友說：「主教這話不是從心裡說的。」

主教說：「是從心裡說的。我知道你如今沒有罪了，你的靈魂潔白過於雪，我怎麼能嫌你。」

教友說：「我告罪的時候，主教雙眼流淚，哭了我罪大惡極。」

主教說：「我見你這樣老實告罪，我過於動心。我流的淚是喜淚。天主既然赦沒了你的罪，我怎麼能念念不忘你的罪？看你當個下流人呢。教友聽說這話，心中大覺安慰。」

若有別人在神工內淨圖臉面，指望着神父喜歡他，看他是個沒有罪的好人，就光告幾條小罪。雖然也有邪淫的罪，他半個不告。神父早晚

疑惑他，不能沒有這個罪，就問他有這樣的罪沒有，他答應說：「神父我不能犯那個罪，我知道聖教會的規矩，知道天主的誠命。」

該知道。犯罪原是該害羞的事，認錯是爭面子的體面事。天主只要我們說明，他就滿心饒赦我們，如同聖經上說的那個敗子，從外來家跪在父親跟前承認自己是罪人說：「稱不起爲父親的兒子了。」他父親還不叫說完，就饒赦了他。天主也是如此。天主看見我們很願意告罪，並不害羞，遂就赦了我們的罪，永不提了。

一個罪人老老實實的告自己的罪，天神在他旁邊站着勾他的罪，多咱告完了罪，紙變成白的，並不記載他的罪了。有行實可証。

某道理書上記載着：耶穌降生後三百年有個大罪人，情願守着衆人明告罪。他就進堂跪下，爬在那裡使大聲守着二百三十個人，告明他一總的大小罪。

衆人出了堂，一個在跟前的熱心教友說：「那個罪人在聖堂裡告罪的。」

時候，他見在他旁邊有一個穿白衣服的人，左手拿着張紙，紙上寫的是那個人的罪。右手拿着管筆。罪人告完了一個罪，那人每次用筆把紙條上寫着的他告的那個罪，勾了去。他告完了紙條上的罪，也就都勾沒了。

世間人情也是如此。多啗見一個人認錯，謙謙遜遜的來求寬免，人就滿心寬免他，不提他的過錯了。天主一見罪人老實告罪，更願意赦他在先的罪。

恐怕有人說，我的罪太大，神父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大的罪。

答應說：神父既然明白人的軟弱，就不能怪異你。就是你犯了天大的罪，沒有神父不能赦的罪。一赦了也就沒有了，如同髒衣洗乾淨了，顯不出從前的污穢來。

達味聖王、聖伯多祿、聖女瑪大肋納、聖奧斯定等等也犯過罪了。他們

因爲告明的緣故得了罪之赦。如今在天堂上享大福樂。莫非天主如今不喜歡他們守着合天朝的聖人挑出他們從前的罪來麼。萬萬不能

人冒辦神工。是爲邪淫的罪多。這個罪犯的多了。雖然有心改。可是輕易不改。習慣成了自然。他頭次告清白。後來再犯罪。也不敢不告到了第三次。他告的許沒有從前清白。第四次第五次許不說了。或告的不數次數。嫌神父看他還沒有改毛病。你既然不願意冒辦神工。要緊改邪淫的毛病。

你若覺着心裡起害怕不敢告清白的意思。就該知道魔鬼的誘惑上來。同你打仗。這纔更該說明。你告的越清白。怕情也就越小了。罪人亞德雷拿定了主意回頭改過。就起身要辦總神工。在路上走的時候遇見魔鬼問他說。亞德雷。你上那裡去。他答應說。我去也羞辱你。

也羞辱我

可愛的教友，你多咱覺着起害怕的情，你也向魔鬼說，我去告我的罪，又羞辱你，又羞辱我。你越叫我害怕，我越告明。

你若有一條罪，不知道怎麼懺告，可以向神父說，神父，我還有罪，不知道怎麼懺告，求神父相幫我。神父就狠喜歡相幫你。

辦妥當神工，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得靈魂的平安。這個平安是千頃宅子，萬頃地，買不出來的。爲得這個平安，告清白罪，也狠值。冒辦神工的人，心裡不平，知道辦神工越多，罪數也越多。有時候因爲他受不住靈魂的憂愁，就不想活了。

●第六章 怎麼算告不明呢

答應說，第一，或是瞞下大罪，第二，或是不瞞大罪，就是特爲告不清大罪的次數，第三，或是也不瞞大罪，也不瞞次數，就是瞞下一個當告

的光景。

比方你有一個，或好幾個大罪，也知道是大罪，到底特意的不告，或是告不數次數。犯了五次就說犯了三四次。犯了三三次就說犯了兩次。或是犯了九次就說記不清了。

或是同在四服以內的人犯了邪淫的罪。你也知道該告這個光景。就是故意的不說。或是有別的一個當告的光景。你也知道該告。就是故意的不告。你同別人犯了邪淫的罪。就說見了不好的人了。這些神工都是冒辦的。

你同人家故意的犯大罪。就說從心裡沒有願意。你這個神工是冒辦的。

你犯了邪淫的罪。就故意的說，喜歡不好的意思了。

你喜歡不好的意思了。就說起不好的意思。賴情退了。都是冒辦神工。

你先喜歡不好的意思，後來不喜歡了，就特意的說，沒有喜歡。這又是冒辦神工。

你故意的犯小齋，就說是不知道犯的。這都是冒辦神工。你有一個罪，也怕是大罪，却不敢說准。到底特意的不告，也怕是冒辦神工。

冒辦了一次神工，後來的神工也都不妥當。總而言之，告罪不憑良心，都是冒辦神工。比方有一個小罪，你覺着是大罪，該告，到底故意的不告，神工也就不妥當。

教友，若是你從前沒告清白，就該辦妥當總神工。你若在本堂神父手裡不敢辦這個總神工，就找別的一位不認得你的神父辦也行。

下卷 論神父不露神工

●第一章 某神父寧願死也不肯露神工

在法國巴利京裡有個人使車去請一位神父給某病人送臨終聖事。神父上了車，看見在車上有兩個帶鬼臉的人。神父就不認得他們。他們遂就給神父蒙起眼來，車就走開了。車走到了，戴鬼臉的那兩個人領着神父上病人屋裡去。病人辦神工的時候，那兩個人在門外等着。

病人辦完了神工，他兩個領着神父下地樓裡去，掏出鎗來把鎗放在神父的心上說：病人告的什麼罪，你快向我們說罷。若是不說，我們這就打死你。

神父說：求你們讓我二分工夫好預備死。我先把我的靈魂託給天主，你們就隨便打死我，我却不能露神工。

他兩個答應說，神父說的這話很好。不用害怕我們並不是真要打死神父，不過是要試一試神父真不露神工麼。我們從前不信神父寧死也不露罪。如今見神父這樣大勇敢，寧願死也不露神工，我們這可信了。狠賓服神父。他們說完這話把神父送到家去。這是第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的事。

●第二章 耶穌教中人粧神父

從前在法國有個人上神父那裡告罪去說，他串遍各堂口做彌撒，賺錢不少，還不是神父。

神父聽他告這個大罪，就勸他說你從今以後可再別幹這個事情了。他答應說，我若改了，就打了我的飯碗。我是不能改的。神父說，你既然不肯改，爲什麼來辦神工呢。我也不能赦你的罪。他又說，我告訴神父，我還不是天主教，我是耶穌教人。

神父說，你又不是神父，又不是教友，怎麼能做彌撒呢。他說，有我的朋友把死過的某神父的憑據得到手裡。他把這個憑據送給我了。神父說，你既然不是奉教的，也就不能辦神工。說罷，止了工，進更衣所去。那個耶穌教人也跟去說，我纔辦了神工，如今願意做彌撒。說完這話，就拿出憑據來給神父看。神父說，輔祭的走了，那也不要緊。我自己輔祭，請穿祭衣罷。

那個人聽神父說這話，就知道准。神父真是不露神工。他甚驚訝天主教的道理和神父的德行。雖然有天大的關係，神父仍舊不露神工。他就向神父說，神父這句話叫我狠賓服天主教的道理。我不是神父，還不是教友。我特意的來假辦神工，專為試一試神父們真不露神工麼。如今我親自試驗明白了。我也入教罷。他果然就進了天主教。從這個行寔上又看出來，雖然有天大的關係，神父也不能露神工的。

事情

●第三章 莫神父 *Maurice* 不露神工

在衣朗國有個買賣人。他的仇人把他殺了。本處有一位莫神父。神父的哥是哨官。因為被殺的那個人同莫神父的哥有舊仇。衆人一口同音的就說。凶手不是別人。准是莫哨官。他却不是凶手。莫哨官就被押起來。上司問了他的死罪。

有一晚晌。凶手上莫神父那裡辦神工去。也告了殺人的罪。莫神父聽見說。這個人是凶手。就知道他哥包屈。神父千言萬語的囑咐他務必得救他的哥不死。凶手不答應。神父雖然知道他哥沒有殺人的罪。到底不能救他。因為是在神工裡知道的。就不能露神工。神父的哥就叫皇上吊死了。

神父的母親覺着這個極大的羞辱。實在難當。過了一個主日。就難受。

死了。待了老些時候，凶手自己投案。却也不能復活神父的哥了。

●第四章

葛神父 Kobylovics 因爲不肯露神工被

充軍

在坡蘭國有一位葛神父，德行口才都有。有一天在葛神父管的堂口裡出了一個人命。官去驗屍也上堂裡去了，見神父的鎗在聖堂祭台後頭放着，是沒有葯的空鎗了。見了空鎗就想神父准是凶手。也就定了神父的罪，充軍到西北利亞省。叫神父在炭礦裡下苦力。神父果然去了，爲救自己不受屈也不能露神工。

待了二十年的工夫纔露出真情來了。就是因爲管堂的得了重病，他臨死自己承認說從前那個人不是葛神父打死的，是我自己打死的。爲免人疑惑，我就使神父的鎗打死了那個人。神父坐監的時候我進了監牢獄。在葛神父手裡辦神工也告了殺人的罪。後來過堂的時候

我沒有敢承認我是凶手。別人都不知兇手是誰。病人一承認他自己，是凶手，官就知道神父狠抱屈，遂就打發人到西北利亞去請神父回來。可是神父已經勞苦死了。到死也沒有露神工的密事。葛神父是第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被充軍。

●第五章 馬神父 *Marichu* 致命

在西班牙國某營盤裡有幾個同氣的兵們，結黨不服上司管，想害他。九月二十三日上司打聽出他們的事來了，遂就把他幾個抓住了。任憑怎麼盤問他們，沒有一個承認的。上司怎麼着也問不出口供來，就定了他們的死罪。等到晚晌九點鐘該使鎗打死他們。上司快就到馬神父那裡說，還有三點鐘的空，他們就該死。快聽他們的神工罷。如今六點鐘了。一到了九點鐘，好叫他們死。神父果然聽了他們的神工。鐘表一响九下鐘的時候，那十三個反叛就被打死了。

他們死了以後，上司還放心不下，反來復去的思想着說，謀害我的反叛死淨了沒有，誰敢說准呢。若是還有他那一黨的人，他們不是想法報仇麼。有這個光景，我怎能睡平安覺呢。馬神父聽了他們的神工，他知道，還有別的謀害我的人沒有。我要問問他。說完這話，遂就打發人去請神父。

神父去了，那將軍鎖屋門向神父說，那些反叛辦神工的時候，不能不告訴神父，他們謀害我的事情。這些事情，我都該知道清白。所以我因着朝廷的權命，神父都向我說個清楚。一條也不可瞞過去。

神父聽了這話，很害怕說，大人出的這個命，我是不能聽。我不願意犯這個大罪，喪我不死不滅的靈魂。就是朝廷自己命我露神工，我也不能聽。

大人聽神父說這話，氣的蹙脚，兩支手抓着神父，抖擻神父說，你快說。

罷若是不說，這就要打死你。

神父答應說：天主要我致命，我就全隨他的聖意。大人又說：你是害朝廷的一個奸臣，爲什麼不聽我的命呢？

神父說：我並不是奸臣，沒有害朝廷的心。到底該把天主的命放在朝廷的命以上。

大人這就開門喊說：快來四個兵罷，帶着裝葯的鎗。兵果然去了。

將軍使高聲喊叫，像個野獸一樣說：跪下罷。神父就跪下。大人又喊說：兵們照量准罷。又向神父說：如今我末次因着朝廷的命，命你說。

神父答應說：我因着天主的命，不說。

大人就向兵們說：打罷。這句話說完了，神父就擡倒地下，靈魂已經到天主台前，受致命的賞報。

◎第六章 杜神父 Dumoulin 被充軍

在法國南界有一位杜神父，他的教友們不大離都給神父作對頭。天天晚晌在飯店裡有一大些褒貶神父的人。神父雖然善言善表的，勸教友，終究是無益。衆人裡頭數着管堂的不好，神父却待他十分好。神父也用過法子要換他的本分，就是官沒有答應。

有一天神父的母親來看神父。正那時候有來請終傅，神父去了。第二天纔回來，覺着身上不大舒坦。他的母親就家走了。走了纔一兩下鐘的工夫，有一個老姑娘跨着一個籃子，上神父那裡去領一萬二千塊錢好修蓋養病院。姑娘狠熱心。他的兄弟却和他大不一樣。管堂的早聽見說那姑娘要從神父手裡領很多的錢，他就起了黑心。生法子自己得那些銀錢纔好。所以他常對衆人說，他得告假，購受大些家產。姑娘領銀錢頭一晚晌，管堂的上了火車，說要家走。到底沒有

家走背人，眼下車不叫誰知道，就上堂裡去了。

神父的宅子不小，狼容易藏人。老姑娘領銀錢回去，管堂的碰見他，把他擡在樓梯上，用一把從神父的廚房裡拿了來的大刀擡死他，使塊布蓋上。

殺了姑娘以後，管堂的從姑娘的籃子裡拿出銀錢來，把籃子連大刀送到神父廚房裡去，藏自己藏的狠嚴寔。

待了一會工夫，他起辦神工的意思。心裡想着，我告這個大罪，神父准不能露出來。就是爲免死也不能露。我去試試去罷。

待天黑了，他上神父那裡去求辦神工。神父聽他說這話，不由的起疑惑，心裡想着說：管堂的輕易不辦神工，今天我不大好，天又很晚，他來辦神工，有什麼意思。

管堂的向神父說：辦神工以前，我先得問一句。神父若不能給一個人

赦罪許露罪不許，神父說萬不許。他說好，那我就辦神工罷。
神父坐下，拿着領帶，他跪下說：神父，我殺了那個姑娘，他帶的那一萬
二千塊錢，都叫我偷了去。

神父聽這話，胆戰心驚，勸他真心回頭，不要失望。還要告別的大罪，神
工纔算妥當。他說：別的大罪我還沒有省察。光想着殺人的這個大罪。
神父千言萬語的勸他辦個妥當神工，又得補還錢，不要像右達斯一
樣，爲貪財的緣故就喪靈魂。

不料想他財迷，聽說補還錢的話，生氣起來走了。神父也沒有得勸他，
沒有念赦罪經，他就上遠處去躲了。

因爲姑娘第二早晨還沒有回家，他的兄弟就不放心，去找他去。知道
他頭一天上堂裡去了，不見他出來，他就到了堂裡，問神父他姐姐在
這裡麼？

神父說，姑娘昨天來了。我給了他一萬二千塊銀錢他就走了，再沒有見他了。

那個人說，我見姑娘上堂裡去，沒見他出來，他准還在堂裡。說完就把神父住的宅子翻了一遍。末了見在出廈底下有一大塊布蓋着什麼。掀開一看，就認得是他的姐姐。見衣裳血染通紅，就知道他姐姐是被殺的。又在神父廚房裡找出沾血殺他的大刀來，自來疑惑神父殺了他。立時稟明官。官把神父叫了來，過他的堂，問他殺了那個姑娘沒有。神父說，我不是兇手。

有人疑惑管堂的殺了他。官就問神父，那一天見了管堂的沒有。神父估量着，若說見了，恐怕算露神工，就說，沒有見他。

官再問神父，猜妨管堂的殺了姑娘，不猜妨他。神父說，一點也不猜妨他。官因為問不出別的兇手來，就疑惑是神父，定了神父的罪，充軍他。

過大海，到外國去，叫在銀礦裡下苦力。

主教聽說這事，大傷了心，知道神父有德行，常周濟窮人，准是冤屈的。狠所以想法救神父，却救不了他，就安慰神父，勸他效法吾主耶穌，忍受各樣的屈。神父果然情願受苦。雖然如此，却也覺着大傷心。

教友們看見神父到了這個地步，纔得意，狠喜歡神父受苦。都說他是個外披羊皮，內藏狼心的神父。

神父被充軍後，待了三年，一個人上神父的舊堂口裡去說，他是本庄上從前的管堂的頭，三年被傷的姑娘，不是神父殺的，是他自己殺的。銀錢也是他偷的。他逃到美國去，做了大買賣，賺的錢很多。他走了以後，官怎麼猜妨神父，問了他的罪，充軍他過大海。神父在那裡怎麼和那些匪徒一齊下苦力，他都知道。他見報上都有。

他殺人的時候，不料想人能猜妨神父。他那一會心思，官問神父見了。

管堂的沒有，神父准要說見了他，或是說他在神父手裡辦了神工。他又心思兇手辦神工以後跑了逮不住他，露神工就不算罪了。神父常說該寧死不許露神工。這些話他從前都不信。如今可信了。他知道神父雖然受這樣的大屈，還是不露神工。他鐵石的心這纔感動了。常不得平安。

有一天他爲得靈魂的平安上某神父那裡辦神工去，把罪都告了。神父叫他盡心竭力的補還本堂神父的名聲。他爲補還神父的名聲，就特意的過海來家投案。

官知道了，快打電報請神父回來，可憐他受這樣的大屈，待了三個主日，纔把神父的下落問出來，放開他回家。

神父一聽說有寬免，心裡喜出望外，快上船過海。走到了法國的碼頭上，他那舊堂口裡教友和他的老母親都在那裡等着他，特意的來接。

神父教友們求神父的寬免

主教的意思是要派神父到個好堂口裡去。他自己却不願意還要歸舊堂口

合庄上的人這就見了苦盡甜來，親眼見神父雖然無罪，可是受大屈一點也不想報仇，反都寬免他們。教友們這一下子也都回了頭。頭一個主日一齊都領了聖事

官也就叫管堂的來過了。他的堂定了他的死罪。神父知道了，狠可憐他，給他求情。官看神父的面子，又看兇手的好心，特意的從遠處來家投案，就把他該死的罰，變成充軍的罰。管堂的情願受這個罰，說是應當受的。爲賠補神父所受過的屈

官問他，他情願來家投案，是什麼緣故呢。他說，他覺着有罪。又見神父狠抱屈，寧願死也不露他的罪，叫他心裡過不去。非投案得不了平安。

他臨充軍以前求神父，在神父手裡再辦神工。從神父手裡領聖體，以後過大海，到了充軍的地方。這是那位神父該受的屈，好立功勞，叫他們回頭。都是因為不能露神工的事。

杜神父被充軍是第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第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九月間就放開他。

●第七章 講聖若望內坡慕的行寔

聖人生在一千三百三十年間，在內坡慕城裡。父母上了年紀纔有了他。若望還小的時候得了重病，父母狠疼他，怕他死，就許願給天主，孩子若是好了，就要去拜一座聖母堂。孩子果然好了。

趕到若望長到十來歲的時候，他在伯拉府城裡上學念書。聖了神父以後，主教派他在伯拉府城裡講道理。

本國王叫文茲老 *Wenceslaus* 他的表樣不好。另外的好嗑酒。他聽見說

若望神父很有口才，就請神父上朝廷那裡來，在將臨時講道理。後文
茲老派神父在朝廷上照顧窮人，隨便哀矜他們。

在若望神父手裡辦神工的人不少。王后的聖名叫若翰納，他很熱心，
也在若望神父手裡辦神工。

文茲老自己不好，也疑惑王后不好。見他每瞻禮七辦神工，每主日領
聖體，就更疑惑他。又願意知道他常告什麼罪，就起意要問神父這一
條。

有一天國王請神父來說求神父向我說王后的罪。你若是向我說了，
你可以高陞了。你無論求什麼，我實給你什麼。你願意聽我的話，不願
意全在你。

神父答應說：我若露罪，後世的人准要說我喪了良心。我不能露罪。國
王說：聽上司的命，另外聽國王的命，沒有罪。你願意向我說，不願意

神父說，若是人知道所告的罪能露出來，那誰還肯老實告罪呢。請國王思想這個道理罷。

國王說，看這個光景，我想神父准有寬免，因為叫你露神工的那個人不是平常的人是國王自己。再說，我問這件事並不是小事情。我問這個事實，在關係不小。你願意向我說不願意。

神父答應說，國王不要怪異我。有天主的嚴命，總不許露神工的事。任憑有多麼大的關係，連一個小罪也不許說。國王也不能改變天主的誠命，不能命我露罪。

國王說，那就是罷。我們兩個再沒有話說了。你往後若再有事，我就叫劊子手刑罰你。說罷就叫神父走。神父恭恭敬敬的退回去了。

隔不多時候，文茲老擺了體面席。當廚子的不經心，把肉炒糊了。文茲老見了，怒氣冲天，命人用長槍插着廚子在火裡活着燒他的肉。

神父聽說這事，可憐廚子，遂就上國王那裡去給廚子講情。文茲老見神父，不但息氣，反更惱怒，退回神父去，命在跟前的人押起神父來。到了第二天，國王打發人進牢獄向神父說：「除非說明王后的罪，你是不能出來。」

又過了几天，國王忽然改了主意，想着待神父利害沒有好處，他准不說。不如待他有恩，叫他不得不說。所以國王又打發人去向神父說：「國王自覺待神父甚是沒有理，如今狠覺後悔，求神父的寬免，請神父還家。」

又待了一天，文茲老請神父來坐席。神父去了。國王待神父真好，說一些甜言蜜語的話。吃完了席，衆人都走了。國王留了神父自己，先說几句沒要緊的平常話。後來又題起王后的神工來，就向神父說：「神父，你只管放心，你告訴我王后的罪，萬不能向別人說。光叫我一個人知道。」

就完了。你該思想思想，這件事爲你有很大的關係。若是固執不說，恐怕能要你的命。

神父說：國王不必費心了，我不能犯這個大罪得罪天主。我陞神父的時候發了誓，全守我的本分。我不能背這個誓，也不能壞別人的名聲，更不能說王后的罪。寧死也不說。

國王聽這話生了大氣，押起神父來，給他刑罰受。也使火把燎神父的左右肋膀。神父受刑罰如此利害，口裡常不斷呼號耶穌的聖名。受完了刑罰，又下了監。傳說：吾主耶穌發顯給神父，堅固他，安慰他，治好了他的傷。

王后聽見說，神父受了刑罰，就狼難受，立時走到國王跟前，求他寬免。神父放開他，王后果然得所求。文茲老放開神父走了。

神父仍舊在朝廷上講道理，講的比先還有勁。國王外面也待神父不

錯好像從前和神父沒有記過仇的一樣

文茲老却不死心，光想法子怎麼能套出神父的話來。神父也知道國王的意思。吾主耶穌臨死以前向宗徒們說過，待不多時候你們就不見我了。再待不多時候還能見我。若望神父在耶穌升天頭一個主日講吾主耶穌這些話，當一個題目用貼在自己的身上說，教友們，我再不能向你們說大些話了。待不多時候你們就不得見我了。

教友們都狼懂得神父的意思，知道神父指的自己快該死，就哭了一場。神父又預先說，天主要罰博黑米亞國，又求衆人寬免自己，恐怕有本分盡不到的地方。神父講完了道理，教友們都跪下，求神父降福。怕後來再不得領降福了。

神父用剩下的那几天爲預備死，就上了一座臨近的聖母堂裡去，苦求聖母轉求天主賞賜善終。念完了經回家。正是耶穌升天的望日，瞻

禮四晚晌。走到了城裡，路過皇宮。文玆老見了神父，心理的舊氣又大發起來，遂就喚神父過來，紅着臉，好像不是人物一樣，向神父說，今天晚晌張嘴說話罷。你若不說，我就要淹死你。你不向我說王后的罪，我發誓，你是該死。

神父端端正正的答應說，寧死萬死，也不敢露神工。神父說完這話，文玆老叫了十個兵向他們說，你們把這個人送走罷。今黑夜到半夜月黑頭天，該把他淹死在莫爾到河裡。兵們順命去做了，送神父上一個臨近的屋裡，鎖在屋裡。神父在那裡不睡覺，光是念經預備死。

到了半黑夜裡，兵們去開神父住的屋門，見神父跪在地下，念着經，就網起神父的手足來，抬着他上莫爾到河高橋那裡去，在脖子上拴着一塊沉石頭，一下子把神父扔到河裡淹死他。

到了天明了，使船的見在河上有一些小燈發光，好像在天上的星辰。

一般。遂就撐過擺渡上河心裡去，看看是什麼奇事，到了那裡見在浮皮上有一個死屍漂着，雖然一塊沉石頭拴在脖子上，却沒有沉下去。仔細一看，認得是若望神父，一見他死了，也就明白他死的緣故，知道是因爲在惡王跟前不願意露神工。

衆人狠尊敬若望神父，見他不在了，死的如此苦，都寔在難受，好像死了生身父母一樣，就把神父的屍首抬到聖堂裡去，按禮埋葬，送殯十分體面。惡王見民人如此愛神父，怕民忍不住神父的死，作反鬧亂子，他就暗地裡跑了。後來見沒有事，又回來了。

書上記載神父死的日子是降生後一千三百八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耶穌升天頭一黑夜。

神父死了以後，待了三百多年，主教起了聖人的坟墓，見聖人的舌頭沒有爛，如同活人的舌頭一樣，這是一千七百二十九年的事。聖人的

舌頭到如今還在博黑米亞省伯拉府城裡供着，仍舊不壞不爛，年年有許多的人去看這個大聖蹟。

諸位教友們，請想一想，爲神父們的該當寧死，也不許露教友們的罪。這是爲保護你們的名聲，壯壯你們的胆氣，好敢告罪，你們到底還不肯老寔告罪麼。

●第八章 講路神父的行寔

從前在北美國巴提莫 *Baltimore* 城裡有個大財主買賣人，叫柏來福 *Blackford* 聖名維良 *William* 他光有兩個兒，大兒叫海利 *Harry* 二兒叫罷德利 *Patric* 這個人有好幾百萬銀子，都撒給他兩個兒。他年幼的時候，從西洋衣朗國遷到美國來了。他是老奉教的，在家裡也受過好教訓，就是時候長了，把心全掛在財帛上，他在世上光有一個意思，就是爲他兩個兒積攢無數的銀子纔好。他這個意可是也得了他的。

家裡奉耶穌教，栢來福一點也不管他兩個兒。任憑他們奉什麼教，就是了。

栢來福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秋裡得了重病。就把閩城裡的先生們都請了來。可是有一天他的大兒海利去看他父親，栢來福向他說：「我的兒，不行了。到底我還不能死。我還有一樁事。」

病人就指着心說：「我在這裡還存着一個紮絡。這個紮絡看病的先生解不開。光神父能給我解開。你快打發人去請一位神父來好。」

海利聽他父親說這樣話，害了怕，想他父親又說胡話，如同從前發瘧子的時候一樣。病人看出他兒的意思來，知道他不愿意去請神父，就是願意請大夫，就對他說：「你快些去給我請大夫來。」

病人的意思，是想着託大夫請神父。海利果然去請吳大夫來。趕大夫來到了，他自己進了病人住的屋子。栢來福見了大夫，狠喜歡。

就求大夫給他請一位神父來

吳大夫奉耶穌教，到底同神父們很好，常在養病院裡和他們有來往。

吳大夫就套上車，親自上堂裡請神父去了。

大夫剛走了，老二罷德利就去看他父親。病人向他說，你給我拿兩萬塊錢去罷。

罷德利聽他父親說這話，也想父親說胡話。就是因爲不願意惹父親生氣，就遵命去拿兩萬塊錢去了。病人向他說，你過來叫我查一查看，看穀數不穀。他數了錢，看見果然穀兩萬塊錢的票。他就把票放在盒子裡，把盒子鎖起來，把鑰匙放在枕頭底下。

到了這個時候，吳大夫已經回來了，陪着一位神父。神父帶着聖體給病人辦神工。

病人領完了聖體，神父出來，向病人的兩個兒說，你們的父親叫你們

上屋裡去。他要吩咐你們，折扣一些銀錢修蓋一座育嬰院，好養活從他本國遷到美國來的嬰孩。神父說完這話，告辭走了。

他弟兄兩個去看他們的父親去了。病人向他們說，我的兒們，我心裡
的紆緒如今可解開了。我這就情願死。我盼望天主給我赦了我的罪。
我如今可到了正路上，我真覺出來。我盼望你們也快找着正路。你們
該找正路可比我早，別像我等到死的時候纔回頭。話說完，不久咽氣
死了。正是領聖體的那一天。

給死人穿衣裳的那個人在枕頭底下找出一把鑰匙，把鑰匙給他弟
兄兩個送去說，這把鑰匙叫我在先父枕頭底下翻出來了，我交給你
們省的沒了。

到了第三天就送殯，沒法說有多麼排場。發喪回家，海利向他兄弟說，
給我們的父親終傅的那個神父，你見他送殯沒有。他兄弟說，我正也

起了這個意思。發喪的時候我見了好幾個神父，我東看西望找他，就是沒有見他。依我看來，他也該跟着送殯。他沒有在跟前，這是什麼緣故呢？我父親病時，叫我把兩萬塊錢的票給他，放在盒子裡。伺候他的人剛纔送來的鑰匙，這就是咱們開開盒子看看罷。

他兩個開盒子往裡頭一看，不見錢票了。乍一見驚訝的狠說：「這事真古怪。誰把錢票拿了去呢？莫非是那個神父帶走了麼？我想他不能偷東西。若是他沒拿，是誰拿了去的呢？除了神父以外，別人沒有上我父親的屋裡來。許是我父親把那錢票給了神父，爲修蓋父親說的那個育嬰院。神父許爲別的什麼用處使了。」

他兩個反來復去的這樣思想，越想越疑惑。就上吳大夫那裡去打聽神父的姓名。

大夫說：「那位神父姓路，聖名保祿。他管養病院。他住的宅子和伯多祿。」

聖堂挨着

他弟兄兩個箭直的到了養病院裡，問看門的說，路神父在家裡麼？他說，路神父不在家，前天走了。

他們又問，趕多咱回來呢？看門的說，他沒有說多咱回來。

他們又問，上那裡去了？看門的答應說，他臨走說的，他有要緊的事情，自己不知道准往那裡去。你們願意見別的神父，我就去請別的來。他們說，不用請別的神父，我們光願意見路神父就是了。

他弟兄兩個就箭直的到了衙門裡，告路神父說，怎麼樣沒了他們的兩萬塊錢的票？除了神父以外，別沒有上屋裡去的人。加上他這又不在家，大約着把錢攔在一個妥當地方。看這些光景，錢票准是他偷了去的。

第二天官出票要拿神父，新聞紙上也說，路神父怎麼樣偷錢跑了。

路神父出了遠門，各處裡去找魏婁格 Rogar White 爲免別人認得他是神父，他就換了世俗衣裳。到了其加勾 Chicago 城裡，纔把姓魏的找出來了。可是婁格自己不在多年了。還有他的家裡，他兩個閨女。

神父到了他家裡，拿出兩萬塊錢的票來，給了他們說：我特意來送給你們這些錢票，你們收起來罷。是你們自己的，並不是我哀矜你們的。他娘們三個聽這個喜信，都不肯信，問他客貴姓。

神父說：不用問這個，你們收下錢就是了。

他們看他，不願意露姓名，更悶的慌。又問說：客從那裡來，那個錢到底是誰賞賜我們的。

神父一句話也不答應，告辭回家去了。

他娘們三個，這就有了錢。不久起身過海，回了老家衣耶國。

神父不知道官要抓他，看門的見神父回來了，驚訝的，了不得，拍手打。

掌的說，神父怎麼又回來了呢。

神父聽他說這話，有些奇怪就說：你說那裡的話。

看門的答應說：「瞎官到處找神父要逮神父，人都說神父偷了栢來福的錢。」神父還不知道麼？我勸神父快上遠處去躲躲罷。

神父答應說：「我不是賊，沒有偷人家的錢，叫我跑做什麼？」

神父就到了屋裡，換了神父的衣裳，上堂裡去念經，求吾主耶穌加他的神力，勇敢好受這個委屈。然後箭直的到了衙門裡對官說：大人出了票要抓路神父，我就是路神父，不用差人找我了。

官就把姓栢的弟兄兩個叫了來，証着神父偷錢的事。這一堂過了好幾天，官也沒有審清。

有人說神父有罪，也有說的神父無罪。

另外有一個很明白的律師替神父辯理對官說：神父不能偷那個錢。

衆人都知道神父的好表樣，知道他常用自己的錢捨給窮人，並無貪財的意思。如今怎麼能偷那麼一些錢呢？錢准是病人自己在辦神工的時候，交給神父的，託神父還自己的賬。因為是關係神工的事情，神父就不能說。

大人聽這一類的話，覺着不足以爲憑，好放神父。大人任憑問神父什麼，神父不說別的話，只穩穩重重的答應這一句話：我不是賊。

官到末了問神父的罪，叫他坐班房十年的工夫纔放他。

官纔一定完了神父的罪，在堂裡鼓咚的一响了一聲。回頭一看，見神父難受的坐不住，歪倒在地，臉色發黃，不醒人事了。

有人把神父抬出去，趕神父醒過來，看見自己坐班房，同那些沒幹過好事的人在一處，該當像他們一樣做重活。

每逢主日神父同那些囚犯一齊去望彌撒，也不許他念本分經，更不

不許做彌撒。連主日也不許。這是神父的一樣大苦。神父坐了班房有二年工夫，雖然還不到四十頭髮却都白了。是受屈受的。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間秋裡，是栢來福第二個忌日。罷德利越思想路。神父越想他沒有偷錢。大概是受屈的。正想來想去，坐在先父桌子前邊，把他父親的書信翻了翻，好找個真憑實據，證明神父沒有偷錢。他把在桌子上連在抽頭裡的字都翻倒了，也沒有找出憑據來。牆裡頭還有一個立櫃，他在那裡頭也找了，點着蠟燭往裡頭一照，搜出一封書信來，把信掏出來，字上寫着這些字。

字啟

來福栢賢兄大人台照。茲因前天捐去錢文一事，弟一概無收。予又回信煩兄台得知。當初弟與兄同商那時，以弟之錢爲本。如

今買賣 兄台自己做了財源仍舊茂盛。理當把從前弟之本錢加以重利。兄台不但以利而且連本都未還足也。憑兄台心論。有此理乎。爲此弟情願忍飢受餓也不收此錢。常言說的好。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又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主。恐怕兄台將要受他的嚴罰。筆下無盡。改日再叙。

愚弟魏婁格拜具

罷德利一見這個字。他的疑惑一下子全都解散了。這可是有了真憑實據。

在那封書信裡頭也有一張一千塊錢的票。也不知道這個錢票是誰裝在書信裡的。

就是魏婁格從前給了栢來福一萬塊錢當本錢好做買賣。栢來福不想還錢了。就給魏婁格寫了一封信。又給他捎去一千塊錢的票。把票

裝在書信裡說再不給他捐錢了

魏婁格到底全要他的本錢，沒有收那一千塊錢，就把錢給他捐回去了。

罷德利見了這個字，把字給他哥送去，叫他哥念。他弟兄兩個這就不疑惑神父了，知道他們的父親生前虧了姓魏的一萬塊錢，臨死用兩萬塊錢託路神父還賬。本利都有。

罷德利就到了牢頭那裡，求見路神父。牢頭跟他去了，走到神父住的屋門外邊，牢頭站着說，神父就在這裡住着。可是我對你說罷，這一些的囚犯不住口的說自己無罪是抱屈的狠，到底神父不是這樣。他從一來到沒有說過自己是無罪的，是受屈的，沒有說過半句抱怨的話。我管那位神父是冤屈的受不得。我看他那個忍耐，狠可憐他。我為救他情願替他在這裡受罪一年的工夫。

罷德利聽說這些話，禁不住的吊淚，開門進去，見神父坐在那裡編席。

神父一見客進來了，嚇的退一步。客人開口說，我求神父的寬免。

神父答應說，你求什麼寬免。我不懂得你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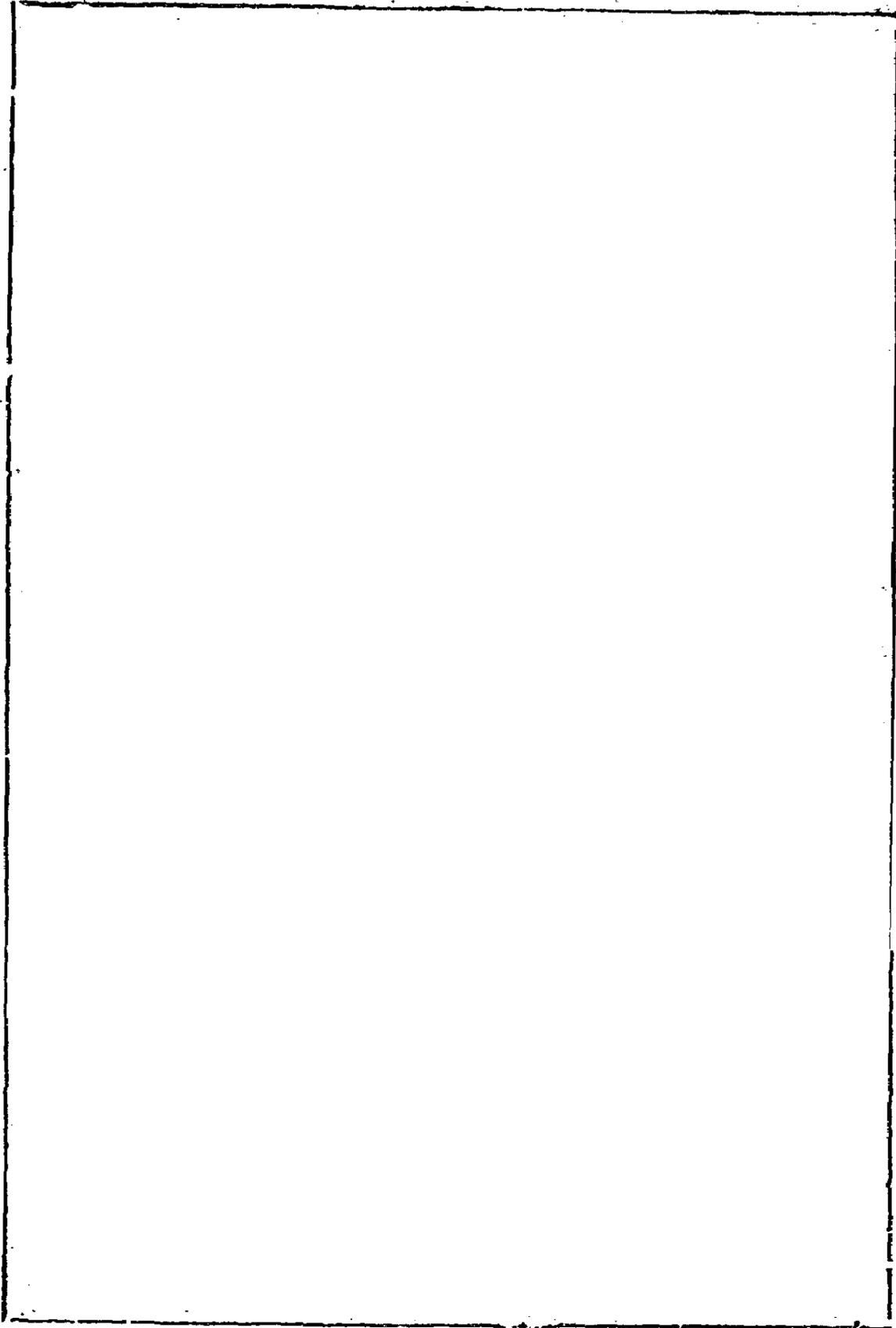
他說，神父坐班房，狠委屈，都怨我自己。說完這話，跪在神父脚下，抱着神父的脚，不住的求寬免。神父說，我早就寬免了。這不過是你們辦事看錯了就是了，並沒有怨恨我的心。

罷德利說，我也奉教，也要守教規，放心罷。神父事錯不了。我明知道天主教是真的，並沒有第二個了。

有人把這個光景，又印在新聞紙上，遠近處疾速傳開四方。姓魏的在家裡聽見說這個信，知道神父是自己的大恩人，就狠可憐他。太太已經不在了，光剩他兩個閨女。他兩個就再起身，再離家過海，上了美國，好當証見，證明神父是無罪。

不久神父出了班房。海利同他的家裡果然奉了教，守規矩很好，寬宏大量的周濟窮人，挪到別處去住了，把賄受父親的洋行改爲育嬰院，叫路神父管着。罷德利已經入了修道院，預備聖神父。這是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光緒二十二年的事。

諸位教友們，請看不但四鄰八家，就是閩城裡的人，通國裡的人都說，神父是賊。他吃苦這樣利害，守着衆人落個賊名聲，神父却不嫌受苦。受這個苦是因爲不願意露罪，叫教友們敢告清白罪。神父沒有罪，也情願受這個苦。你們倒有罪，還不肯告清麼。



0908

20
143518
0